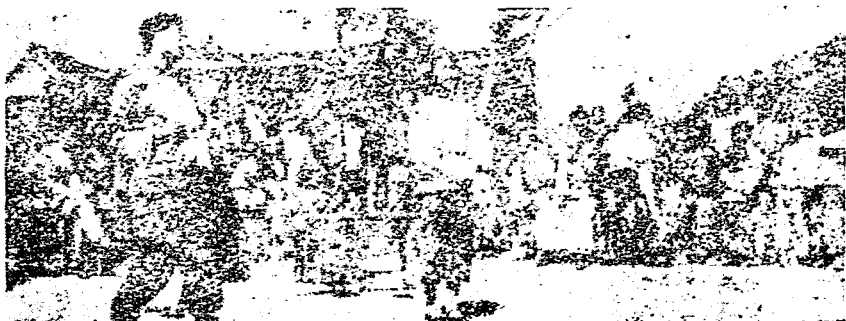




街頭演劇

沈西苓等作

國防戲劇研究會出版

街頭演劇

沈西苓等作

國防戲劇研究會出版

1938.4.

目 錄

一個街頭劇的上演計劃(代序)	李 一	一
生死關頭	盧 濱	一
當兵去	胡紹軒	一三
淪亡以後	光未然	二八
在烽火中	沈西苓	四七
省下一粒子彈	尤 競	五七
放下你的鞭子	集體創作	六三
摸好末路	姚曉時	七八
新的「一致」	王鐵民	九三

MG
I238.3
4



3 1764 3072 0

一個街頭劇的演出計劃

一個街頭劇的演出計劃(代序)

吉聯事史料徵輯會

在平時，尤其是像現在這樣的季節裏，在黃昏或是在晚間，我們時常可以在深巷裏聽到賣唱者的淒涼的歌聲，他們所唱的歌詞雖儘是描寫熱烈的情愛，但從他們的嘴裏吐出來，則總帶上一層淒涼的味道，若是唱的是「哭七七」或「小孤孀」這一類小調，而唱者又是一位女人的話，則那一樣淒涼的况味，更會使你感到消受不了。這樣的賣唱者，性別的限制沒有的，有一男一女操着胡琴拌奏的，也有一個女的領着一個孩子沿途賣唱，在我的記憶深處，我更不會忘記有一個鬚眉皆白的老者逼着喉音唱「四季相思」。

另外，要是你曾經過慣夜生活，而在午夜間又時常在一個小麵館裏喫慣你的湯麵之類的夜點心的話，那麼，我想你對於專門在小麵館裏唱唱的「老槍」(註)也一定不會陌生的；如果你沒有這些經驗，那麼要是你曾經和並不高貴的茶館有過緣份，那也同樣的會使你知道，在這些場合，時常會有挾着一把舊京胡，用倒攸了的嗓子唱戲的「老槍」。

這些「老槍」在唱的時候好像自有其規矩，起先照例是一套「落難」「幫襯」「原諒」

等幫話，然後是唱一齣或二齣戲，再後，便向堂口借了一隻茶杯或酒杯，逐一的向每張桌子討錢。討得如果不少，也有再唱一齣走的，但大都則總是要好錢就走。

他們唱的，在我小的時候，憑我的記憶，聽到的總是平調，以後，也有小調聽到了，最近幾年，則因為「獨腳戲」的發展很快，他們唱的也有「活捉張三郎」這一類的所謂「滑稽」了，即或不是，也是有「楊梅瘡」「六〇六」之類句子的京戲，間或也有「活捉張三郎」改編的「活捉東洋人」等等一類東西，但這是很少很少。總而言之，他們所唱的，大都總是向遊戲場裏的唱獨腳戲者偷襲而來的。

再之外，賣唱的還有賣唱本者，他們邊行邊唱着唱本中的歌詞，作為有聲廣告。這些唱本中小調的來源，有的也是來自遊戲場，有的則是新編的詞兒。

我們如果並不漠視下層羣衆的力量，並不放棄這些最基本也是最堅決的抗敵部隊的力量，那麼我們便應該承認這種種賣唱者所給予他們的影響，在目前，我甚至敢這樣的說：在工友這一階層中，他們對於「更一點月東昇」，「正月裏來是新春」，「頭七到來哭哀哀」的調子，是比「大路歌」「義勇軍進行曲」等更為熟悉的。

因之，怎樣的利用這些通俗的小調，來改編成有抗敵救亡的內容，就成為當務之急。

關於這一方面的工作，文救會的宣傳部似乎也注意到了，另外方面，聽說也有不少作家在嘗試創作這一類的作品，遊藝界方面呢，他們的近況我不熟悉，想來總也有不少新的作品吧。

把這些作品彙集起來，再迅速而普遍地分發開去，唱給並散給識字或識字不多的婦孺聽，在這一方面的教育效能，一定是很大的。

而利用上述的種種賣唱的方式，我以為，我們也很可以編成爲一個有活動性的街頭劇的可能。

這就是我本文想說的一個街頭劇的上演計劃的開端，也可說是理由，在街頭巷尾或是茶坊酒肆，不論是在華界或是租界，我從來未見到賣唱者被人干涉的事情過，他們每人都有一个曲折而悲哀的身世，而淪落賣唱，更是迫不得已的糊口之道。

就利用這點，我們的難民也大可仿效一下，不過所唱的再不要是那些「情哥」「小妹」的情愛，而應該歌唱他們自身所遭遇的直接和間接的敵人的欺凌。那些調子都是一般人所熟悉的，所以學它用不到多少時候，而這些事實也都有和他們切膚之痛，所以唱起來想也一定能比那些「情哥」「小妹」之類的爛調來得更切實，更有感情，更易喚起人的同情。所唱的歌曲若是目前不夠，那麼凡是識得字者，也可以自己

編出來唱。

若是要使它成爲一個街頭調呢，那麼祇要在唱了之後，聽衆中有一人出來問唱者以身世好了。這站出來的聽衆自然是和唱者是同道，並且事先最好先對一對詞兒，所問的和答的都預先籌劃一下，其內容，本身逃難的經過，家破人亡的情況便是最好的素材，若自己僥倖還不是難民，那麼報上的難民訪問記和自己向難民訪問所答的都是很好的參考材料，在這裏面，看你的身份。裝飾，年齡和性別，都可編你各別的劇情。自然，這其中有幾點是應該特別注意的，第一，應該有真實性，第二，最好能與目前在發展的抗敵形勢取得連系，第三，那就應該完全利用方言。若不能，到至少應該說上海話。第四，也應該注意一下聽衆的身份，然後決定你的劇情。

這樣的街頭劇所怕者就是沒有高潮，但如果故事的真實性越大，則留給聽衆的印象也一定越深刻，再加之假扮的聽衆問了之後，自顧自的跑開，使旁的觀衆不以為是演戲，那麼這效果較之使聽衆明白是演戲者，也一定會不同，因為一般人的見解，總以為戲是假的，就憑你預先聲明說這所說的完全是真也不會相信。

這樣的街頭劇能不能實施我還要求對戲劇有研究的前輩的指正。而爲了試驗起

見，我以爲不妨先與有里弄組織的負責者接洽一下，在他們的里弄裏演一下試試看，自然，除了負責者之外，我們不必告訴其他的住戶，說這是演戲，我們就在這些住戶中，看會不會顯出破綻，看能不能實行。至于賣唱所得的錢，若劇團自己儘有經濟能力能維持，則不妨充爲救國捐。

如果這計劃還有實施的可能，那麼我極願盡我最大的能力來幫助它的實現。具體地來寫一個劇本試試。

（註）滬語謂有鴉片等惡嗜好者，謂之「老槍」，槍者，鴉片烟槍也。

割 流 頭 街

生死關頭

盧濱

人物：

獨木大佐——面貌猙獰，殘暴無人性。

日兵——絕對服從的士兵，從小就養成了對中國人的仇恨心。

漢奸——善諂媚，在日本人面前，態度卑鄙不堪，但是眼裏却看不起自己的

中國同胞。歪帶着帽，睜着貪污的獨眼，儼然一「如假包換」的漢奸。

女學生——天真活潑的少女，她知道民族目前的危機；熱情；貌頗美。

女工甲

曲線豐滿的少婦

女工乙

商人——穿長袍戴瓜皮帽的模範商人；生活習慣使他有些狡詐陰險。挾着

收賬的小皮包。

農夫——一對相依爲命的老夫妻，賣菜賣菓爲生，性樸實。

農婦——
士兵甲——耿直忠厚，勇敢魯莽。
士兵乙——

地點：在租界的邊境上：右邊很顯明地樹着一塊「××租界」的界牌。這時候是上午的清晨。

開始時獨木大佐，日兵，漢奸同上，威風凜凜。從他們的制服與帽徽上看來，就可以辨別到他們是那國人了，

獨：這裡是交通要道，也得留意一下，那些搗亂份子往往就在這樣的三不管地帶上作亂。

奸：（唯恭唯敬）是！是！

獨：你們支那人簡直不知上下，我們皇軍，已經節節勝利，還在這裡活什麼動，告訴你，若果抓到稍有可疑的份子就槍殺，不能客氣的。

奸：（鞠躬）是！是！

獨：爲了皇軍法治的威名，情願多殺十個可疑的份子，但是不能輕易放走一個真正作亂的人。知道嗎？這就是以暴力除暴力的絕好方法，

奸：知道了！知道了！

獨：如果你能夠多殺不法的支那人，我總可以保舉你做這裏的市長。

奸：謝謝……謝謝！（喜極）

獨：現在有件事要你趕快辦的。

奸：什麼事？

獨：（出手榴彈）就是要把這手榴彈扔在租界裏面的巡捕房門前。這任務非你不可。

奸：（遲疑地）這……這……。

獨：（交手榴彈）那你去做你的公事罷？（漢奸接過手榴彈，小心地藏起來。預備下

。）等一等，我們一道走罷！（同下。）

俄而女學生很匆忙的挾着書本走過，穿着很鮮明的學生制服，看上去就知道這是某校的女學生。

女工甲 / 同上，衣藍布衫褲，提飯盒，說說笑笑的走過。

商人挾着皮包，手裏還拿着許多賬單，嘴裏喃喃念着。

商：永豐源三十元，新發九十六元，萬祥二十四元……（下。）

農夫農婦挑着竹籮上，籮裏盛滿了各色各樣的菓菜，他倆的面孔，放射着健康的赤銅色，大汗淋漓，「吭唷……吭唷……」的挑着竹籮趕市。

士兵甲乙隨尾上——這是已經解除了武裝的士兵，他們兩眼貪婪地瞧着竹籮裏的鮮菓。

兵甲：你有幾個銅子，跟他買兩個橘子填填嘴吧！

兵乙：媽的巴子，老爺那兒來的錢！整隊退下去的時候，不是把老爺的錢也帶走了嗎

兵甲：你埋怨誰，誰不要你跟大隊退下去呢？

兵乙：退？退什麼？我偏不退，我一定要留在這裏，乘那鬼子沒有預備的時候，瞧

老子給他弄一個落花流水……。

兵甲：得啦！得啦！走了，不要給別人瞧見。（拖乙下。）

x

x

x

時候過得真快，現在已是下午的四時左右。獨木大佐，日兵，漢奸同上。

獨：（怒）怎麼你不依時把這事情辦妥？

奸：大：佐！佐！真有些兇辣手，因為租界裏面防範得很嚴密，所以很難立刻下手炸。

獨：那麼這樣就不能成功了嗎？你這沒用的狗才！

奸：（慌忙）是！是！不會！的，過一兩天，這事一定能夠成功的，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

獨：唔！那麼限期兩天。

奸：是！是！兩天。

獨：過去皇軍的軍事上不能迅速的發展，完全是受了這租界的阻碍，現在皇軍要實現地方上的行政統一，就不能不想法取回這租界。而且目前我們實行「中日親善」的時候，支那的地方就是我們大日本的地方，所以，租界，我們應該收回。等於支那收回。

奸：是！是！等於支那收回。

獨：（捧笑）哈！哈！哈！

女學生換書本走過，這時候大概是上完學回家的時候，神態微現疲倦。

獨：（見女）啊！那婊子多麼俏呀！

奸：（立現諂媚態）大佐喜歡那姑娘嗎？那容易。

（連忘上前攔住女學生的去路。）

奸：小姑娘！往那兒去呀？

女不理，祇顧走，但是給漢奸攔住了去路，有點兒急。

奸 小姑娘！爲什麼不做聲呢？害羞嗎？

女：（嚴肅地）請你鄭重一點，不要這樣放肆。

奸：鄭重？什麼是鄭重？哈！哈！我這樣不是很鄭重了嗎？

女怒，滿面緋紅。

奸：（摩女面）哈！多漂亮。多漂亮的……。

漢奸還沒有說完，「拍」的一聲，給女娘掌了一巴。）

獨：（捧腹樂笑）哈！哈！

奸：（隨笑）哈！哈！（但是立刻老羞成怒）你這狐狸精，敢打大爺！（揪女頭髮）要你的命！你挾着的一定是造反的文件，大佐！一定是作反的文件了，把麈扣留下吧！

獨木大佐搜女的書本，女不服，奪回。

女：你沒有權利搜查我的東西。

獨：什麼，我沒有權利，誰有權利，這地方是皇軍的地方，你們是順民——就是大日本統治下的亡國順民。

女：你是野獸！強盜！……………。

奸：你……………。

獨木怒，踢女暈倒，女工甲乙上。

奸：活該！活該！

工甲：怎麼？爲什麼打人呢？

工乙：（見獨木，低聲對甲）不要聲張！日本鬼子哩！快走罷！

兩女預備急忙走過，給獨木抓住。

獨：你倆給太爺樂樂。（擁抱兩女，兩女上掙扎。）商人上（見獨木擁兩女，急欲逃）

奸：（出槍）站住，不準逃！（指商人所挾的小皮包）這裏面是什麼？

商……
啊……
啊……
……
○

奸：（對獨木）裏面一定藏着危險品。

商：不是！不是！這裏面是……！！……。

奸：（威迫）放下，打開來看看。

商：（沒奈何，遲緩地）是……是……是……。

奸：快點打開來看！

商：是收到的……張先生！

奸：賤！賤也要打開來檢查！

商人只得打開了皮包。漢好看到裏面滿裝的都是鈔票，隨手抓了一把，商人

欲奪回，但是給漢奸用鎗嚇着。獨木見了票鈔，也連忙丟下兩女工，過來大把地抓了鈔票往袋裏塞。）

商：（哀求）先生！（獨木不理）。

兩女工欲逃。

兵：（喝）站住！

兩女工祇得站着，過去扶起女學生，女漸甦醒。農夫農婦挑着賣剩的菓菜上。士兵甲乙亦隨上，漢奸攔住去路。

奸：放下！檢查。

農夫：爲什麼檢查。

奸：我要你停下，你就得停下。

夫：這就是你檢查的道理嗎？

奸：（給農夫一巴掌）不要多說，再說就賞給你幾顆衛生丸吃。放下！

農夫農婦被迫放下担子。日兵過來翻，士兵甲乙在旁怒視。獨木檢完鈔票，便把小皮包踢了下去。商人哀憐地跑過去拾起。獨木在竹籬裏選擇適意的椅子往嘴裏送。

農婦：畜生！放下！

獨木爲之一驚，怔住，婦過去奪回橘子，漢奸撲前就是「砰」的一槍。

婦：啊啾！（腰部中了彈，倒地，夫扶她，悽然下淚）。

獨：（勝利的猙獰）哈！哈！（仍然在竹籬裏選橘子）。

農夫怒火中燒，突然跳起來，抓着扁担。

夫：我和你碰了這條老命（出其不意的朝着獨木就是一扁担打下去，獨木暈倒，日兵與漢奸欲槍擊農夫，士兵甲乙撲前，把他們打倒在地）。

女學生：（跳起）各位！一致起來，使用我們的武器！（把書本對準獨木要害擲去）。

女工甲乙亦把飯盒向獨木擲去，商人亦拿起小皮包用勁地擲向獨木面上。農夫的扁担也狠命落在獨木身上，農婦忍痛爬過去咬住漢奸的膀子，漢奸痛不能耐，士兵乙便乘機把漢奸的武器奪過來。

乙兵：不準動！

漢奸舉起兩手，日兵亦給甲兵繳了械。獨木昏頭昏腦還想掙扎，結果給農夫擊倒。女學生，女工甲乙，商人過來把他按住，農夫解下竹籬上的草繩分別發給各人，分頭把獨木，日兵，漢奸捆上。

兵乙：（提起漢奸）各位預備把他怎樣？

商：（搜回獨木與漢奸強搶去的鈔票）把他怎樣？大家割他一塊肉罷！

衆：贊成！

婦：（瘋狂地）我還要吃他的肉！（撲前拚命咬住漢奸。）

遠遠起了機關鎗聲。

兵甲：各位注意！恐怕是他們的救兵來了。

商：我們趕快散開了罷！

女學生：不！我們祇有團結起來求生存，我們萬不能個別的散去。這時候是我們的生死關頭，我們能夠眼巴巴的讓魔鬼蹂躪我們嗎？剝掠我們嗎？殘殺我們嗎？不！我們要生，好像人一樣的生下去！那麼我們就應該團結來求生存。

衆：是！團結起來，和他拚命！

機關鎗聲漸近。

兵甲：鎗聲近了，我們衝上去罷！

衆：是！衝上去！

女學生：請各位慢一點，我們這樣衝上去是有利的嗎？前面是強大的敵人，他們有

着銳利的武器，可是，我們的呢？扁担？你們（指士兵）這兩枝鎗？這兩枝鎗能夠衝得破敵人的堅固陣線嗎？不能的。我以爲不如暫時退下去，暫時避開他們的鋒芒，以後再想法子去反攻他們，好不好？

各人不語。

女學生：各位！我們不能因够憑着一時的衝動就作無爲的犧牲的。我們暫時共同地退下去，整理好我們的陣容，候機再起，那時還不遲，祇要我們大家一條心，團結起來，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機關槍聲更近。

女學生：各位！退下去罷！退下去罷！敵人就快來了。

商：是！我以爲還是退下去，避免無爲犧牲好。

衆：是！退下去！

大家開始向後退。

兵甲：不！我們還有未完的任務。（跳上前，連响三鎗，結果了漢奸，獨木，日兵。）女學生檢起獨木的手鎗。機關鎗連珠地响。

女：各位！趕快退下！在這生死關頭，要集合我們千萬個弟兄，隨時游擊幫忙我們

街 頭 演 劇

國軍，把敵人趕出去！

兵乙：疏開！

各人散開地漸漸向後退，農夫扶着帶了傷的農婦下。

——幕下——

當 兵 去

胡紹軒

時：廬溝橋事變兩月後的某日下午。

地：離開城市不遠的鄉村。

人：怒吼劇社歌詠隊男女隊員若干人。

領隊一人。

一個十三歲的小孩。

一個六十餘歲的老翁。

老翁的女兒——十五六歲。

一個壯年農夫。

農夫的母親和妻子。

幕：在鄉村，一條大路上面，怒吼劇社歌詠宣傳隊的領隊帶着一羣男女隊員，打着一面「怒吼劇社歌詠隊」的旗幟，很整齊的在那裏一步步的走着。口中不時地唱着「義勇軍進行曲」「上前線」「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救亡進行曲」等歌聲。後面跟着一羣人，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他們走到一個

比較寬一點的地方，發現一個大約只十二三歲的小孩提着一隻舊箱子，背着一個大包袱，從對面很倉惶地走了過來，大概是走急了的原故吧，突然他跌了一交，於是包袱從他背上溜了下來，箱蓋也跌開了，裏面的東西也都滾了出來。這一邊的人，看得很明白。這小孩發出幾聲「哎喲」的呻吟，怒吼劇社歌詠隊的領隊即忙跑了過去。大聲說：「你慢慢的走呀！何必那樣慌呢？」說着，走到小孩的跟前，把他扶起來坐着。替他揉頭上的疤。這時候，歌詠隊的隊員和後面跟着的一羣人們都跑了攏來，圍成了一個圓圈。小孩還在呻吟着，哭泣着。領隊安慰他說：「別哭，過一下就好了的。你走路慢一點哪！」小孩伸直了腿子，「喲！痛！」「怎麼，腿子也跌傷了嗎？」領隊又去替他揉腿子。有一位女隊員在替他收拾地上的東西。——衣服，鞋襪，牙刷，零錢，和筆墨課本之類。這時候，圈子外面的人一層層地加多了！

領隊：（把小孩扶了起來）起來走走！

小孩：謝謝你，先生！

（領隊扶着小孩在圈內走着，小孩的腳有點微跛。）

領隊：好了些吧！

小孩：謝謝你，好了些。

領隊：你以後走路走慢一點呀！

小孩：不是，先生，我要進城去趕車。

領隊：趕車！

小孩：是的，我要趕今晚頭班火車。

領隊：你要到南方去嗎？搭車的人很多呀，沒有大人引你嗎？

小孩：不，我要到北方去。

領隊：到北方去！你知道嗎？北上車不賣票，是兵車，這些時都在專門運兵。

小孩：我知道，我聽見人家說過。我就是要搭兵車，我要當兵去。

領隊：（驚）當兵去！（停止了脚步，將他仔細打量了一下）你有多大歲數？

小孩：十三歲。

領隊：十三歲怎麼能去當兵？你家裏的人呢？

小孩：（流淚不語）

領隊：你父親呢？

小孩……

領隊：你有沒有哥哥？你母親准你去嗎？

小孩：（掩面哭泣）

領隊：你爲什麼哭呢？別傷心！有什麼事情也可以對我們說說。

小孩：（傷心地）我的父親死了，我的哥哥也死了，我的母親，……哦？（他又掩面哭泣着）

領隊：（拍着他的肩膀）小朋友，你別傷心：你說吧，有什麼困難的事情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也可以儘量的幫忙。你的母親怎樣？

小孩：先生，你看我多麼可憐啊！前半個月的時候，我在上海唸書，跟着我的父親和哥哥一路過活。父親在一家工廠裏做事，哥哥在先施公司裏當店員。——

先施公司是上海頂大的一個廣貨舖。你先生是知道的。——每月一共有好幾十塊錢的收入，除了寄一部分錢回家給母親和嫂嫂們外，其餘的錢就供給我唸書和三個人住在上海的房租，衣服，和伙食。一家人雖住在兩處，倒很快活。有時候，母親嫂嫂們在家裏閒着無事，就替人家做做衣裳，打打襪子，還可以賺一些錢；牠們賺的錢就都存起來。母親說：有點存款，將來就是父

親和哥哥沒有事了，也不會餓死。兩三年來，一家人就是這樣的活着。

領隊：這個很好呀！

小孩：誰知有一天下午，我還沒有放學，——我小學才畢業，我剛在中學一年級。

——在課堂上，我聽見窗戶外面有一位先生走過，彷彿對着另一位先生說：「你聽見嗎？日本鬼子多可惡，剛才在先施公司上面丟了一顆炸彈，打死七百多。」全課堂的人都嚇呆了。我聽見「先施公司」四個字，我就想到我的哥哥，我像瘋子一樣，我跳了起來，我不顧一切的跑出了課堂，跑出了學校門，我叫了一部車子一直跑到我父親的工廠裏去，我想把這個消息先告訴父親，然後再和父親一路到先施公司去，打聽我哥哥的消息。

領隊：會着你父親沒有？

小孩：一走進門，就聽見那個守衛的兵士說：「你又來找你爸爸嗎？他出去了」。

我不相信，我一直跑了進去，我拉着我父親的一位朋友問：「李伯伯，你看見我的爸爸沒有？」他說：「他今天下午請了假，說是有一件事情，要到先施公司去找你哥哥去。」

衆聲

嘿！
該因的！
糟！

領隊：真糟了！

小孩：我聽了他的話，我真要哭了。我忍住哭，我又一口氣跑到先施公司去。那裏有許多人圍着，警察和防護隊的人都不讓我進去。那高的房子都炸燬了，到處都是死屍，還有幾個火頭在燒着，冒着黑煙。我只好在外面到處打聽着。聽見人家說，炸死六七百，打傷一千多。我就希望我的哥哥和父親僅僅只被打傷。後來又聽見一個人說：打傷的都是外面走路的人，在內面做事的和買東西的人統統都被打死了。我聽了這個話，我的心又冷了一大截。後來我又想：也許那個時候，父親把哥哥約回家去了。李伯伯不是說我父親去找哥哥有事的嗎？

領隊：是呀！

小孩：我又即忙回家，回家時在門口碰着同屋的王太婆，我還沒有問她，她就對我說：「阿林，你找着了你爸爸沒有？你哥哥該沒有危險吧？」我聽了這話，

我的心又冷了。我只有哭，我跑到房裏到處找，找不着父親，找不着哥哥。只在桌上找着一封嫂嫂寫來的信。信上說母親病得很利害，叫我們趕快把一個人回去。啊！我的媽呀！我的父親大概就是爲了這個事情去找我哥哥的吧！他真死得冤枉！

領隊：冤枉！

小孩：他真死得可憐？

聲：（在小孩的後面）可憐！

小孩：（轉過身）可憐嗎？先生！第二天一早，我跑去認屍，在那四百多個屍首裏面，我找來找去都找不着。後來又聽人家說，其餘的兩百多人都炸成粉碎了。可憐，連死都落不着一個死屍！（流淚）

領隊：（應聲）連死都看不到一個死屍！真傷心！

小孩：傷心！我坐了十幾天的難民船，回到家時才傷心呢。

領隊：（急問）怎樣？

小孩：（傷心地）我回家時，我母親已經死了，她不是病死的，她是給日本鬼子的飛機炸彈炸死的。（痛恨大聲咬牙切齒）日本鬼子嘞！

羣衆聲 { 日本鬼子！
日本鬼子真可惡！
他媽的！

小孩：我家的房子炸成了一片焦土，我的嫂嫂也死在裏面。（以手揩淚，略停）先生！請你幫幫忙，告訴我在那一個地方上車，（準備提東西）我要走了！

領隊：那兒去？

小孩：當兵去！

領隊：當兵去！你不能，你不能。

小孩：（提起東西準備走）我要去！

領隊：（抓住他）不能，不能！

男女
隊員們 { 不能！
不能！
不能去！

（小孩還要走，歌詠隊的隊員們攔着他。這時候有一個老翁，把着一隻旱烟袋，從人叢中擠了進去。他拖住那個小孩。）

老翁：你這個小孩，你要聽話。這位先生叫你不要去，你就不要去啦！

領隊：（與老翁打招呼）是的，（對小孩）你不要去！

老翁：當兵有什麼好呢？我的兒子，今年二十五歲了，這回規定要他去當兵，我都不讓他去呢。我叫他逃到城裏去了。你這個小孩，真是……

領隊：（把眉頭皺了一下）我的意思是，（馬上轉爲一個笑臉，對着老翁。）哦！我還

忙記請教，這位老前輩貴姓是，……

老翁：（笑着臉，很客氣地）不敢，姓吳，口天吳！

領隊：哦，是，吳伯伯，

老翁：（拿着烟袋，畧畧拱手）豈敢，豈敢。

領隊：我的意思是……

聲音：（急）爺爺，爺爺！

領隊：（話被打斷了）誰？

老翁：（對領隊）是我的女兒。（抬頭喊）在這兒，有什麼事？

（一個鄉間女郎從人空裏擁了進來，穿得雖樸素，但很整齊。）

女：爺爺！我到處在找您！（哭）

老翁：哭什麼？

女：爺爺！（哭）

老翁：（要發怒的樣子）說呀！

女：（跑到老翁的跟前，抱着他，望着他的臉。顫聲）爺爺！哥哥死了！前次城裏被日本鬼子飛機轟炸的時候，死了三四百人，哥哥躲在一家茶館裏也被炸死了！

老翁：（傷心地）真的嗎？

女：真的！

老翁：（哭）我的兒呀！（低下頭，撫着女的頭髮。）

（小孩在旁邊也傷心的落淚）

群眾某：日本鬼子真可惡！

隊員某：（高聲）打倒日本鬼子！

全體和聲：打倒日本鬼子！

領隊：（走去勸老翁）吳伯伯，您別傷心！死的已經死了，活的還是要活着。不過，我們得想辦法，現在日本鬼子壓迫我們是壓迫得太厲害了，殘殺我們是殘殺

得太厲害了，我們要想辦法，看怎樣才能活着，我覺得：我們唯一的辦法，是聽政府的話，聽政府的指揮。政府叫我們做工，我們就做工；政府叫我們當兵，服兵役，我們就當兵，服兵役。譬如說：你叫你的兒子不去服兵役，叫他逃，逃到那兒去呢？逃到城裏還是被敵人的飛機炸死。如果他不跑，就去當兵的話，現在還不是活着。何況現在去當兵，並不是馬上就叫你去上前線打仗。就是你不去，在你還沒有訓練好的時候，恐怕政府也不要你去吧！吳伯伯，告訴你，現在去服役，是填補鄉村保安隊的職務的。要等到全國的兵都打完了，保安隊和警察也打完了，那時候才得開到前方去。如果將來到了日本鬼子打到了你門口，你不得不去和他拚命的時候；你拿起槍來不會開，拿起砲來不會射，恐怕也要失悔吧！（略停）哦！我剛才要和你說的，就是說：我之所以叫他（指小孩）不去當兵的原因，是因為他小。並不是說「兵」就不能「當」。如果小的老的都去當兵，那末，在隊伍裏不但是不能作什麼用，并且隊伍裏還要分一部份軍隊出來保護那些老的小的。吳伯伯，您想：這怎麼能呢？您不要會錯了我的意思。

（老翁漸受感動。）

（這時候有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婦女和一個二十餘歲的少年婦女正送一位背着一個包袱的壯年農夫從這大路經過。）

壯農：（走進圍圈又回頭）哦，好多人哪，媽，妳別送了吧！

中婦：（走進）不要緊，走，走，你媳婦呢？（回頭）

少婦：來了，媽！（走進）

壯農：（準備衝出重圍）請讓一下，請讓一下！

領隊：（走過去很親熱地捏着壯年農夫的手）請問：你到那兒去，這樣忙？

壯農：（笑容可掬地）去服役，當兵去！

中婦：對哪！我們送他去服役，因為這個時候派到他的頭上來了。

領隊：（高興地）好的！你真是一個好中華民國的國民，（對中年婦女）妳真是一個好

中華民族的母親！要知道：「國」亡了，就沒有「家」的存在；如若要保持

「家」的安全，就要大家團結起來，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共同把敵人打

出去！

壯農：先生，您說得對，我們要大家團結起來，共同把敵人打出去！（對他母親）媽，時候不早了，我們走吧！

中婦：好，我們走！

小孩：我也要去。

領隊：（對小孩）你別去，如果你一定要進城去也好，我介紹你到一個學校去讀書，

或者做其他的後方工作去。（回頭對隊員）朋友們，我們今天沒有什麼禮物送

給這位親愛的弟兄入營去，我們大家唱一個歌送送好吧！

隊員們：好！好！

領隊：預備，起！

全體隊員：（唱）當兵去，去當兵，

拿我們的熱血去和鬼子拚。

大家一條心。

大家一條心。

國家亡了活不了命，

當兵去，去當兵。

× ×

當兵去，去當兵。

拿我們的頭顱去和鬼子拚。

好鐵要打釘。

好鐵要打釘。

炸彈來了逃不了命，

當兵去，去當兵。

（他們邊唱邊走，壯年農夫們和小孩在前，歌詠隊在中間，老翁們也跟在後面。他們重覆的唱着，走着。向着那光明的路上一步步地踏去。）

附誌：

1. 本劇最好以各地方言演出。如爲適合各地方言演出起見，關於有關方言的字句，可略事更改。

2. 演出時要注意各演員的方向，尤其是壯年農夫們的來去，他們的方向是和那十二三歲的小孩所要走的方向一樣。

去 兵 當

G 調 2/4
(步伐拍率)

當 兵 去

胡紹軒歌
馬絲白曲

5. 5 1 | 1. 2 1 | 5 5 5 5 1 2 | 3 2 3 4 5 |

當 兵 去 去 當 兵 拿我們的熱血 去和鬼子拚

當 兵 去 去 當 兵 拿我們的頭顱 去和鬼子拚

5 5. 6 | 3. 3 3 | 2 2. 3 | 2. 2 2 |

大 家 一 條 心 大 家 一 條 心

好 鐵 要 打 釘 好 鐵 要 打 釘

5. 5 1. 1 | 1 1 2 1 | 5. 5 5 | 2. 3 1 |

國 家 亡 了 活 不 了 命 當 兵 去 去 當 兵

炸 彈 來 了 逃 不 了 命 當 兵 去 去 當 兵

淪亡以後

沈西荅

登場人物：

說明者——劇團的負責人

桂英——農家女

李全哥——農村青年，桂英的愛人

桂英母——年六十歲

賈二爺——鄉紳，漢奸

敵兵甲，乙

流亡青年——劇場中的觀眾

時期地點：

現在。任何一個農村的農舍前面的廣場上。

（某演劇隊下鄉來演劇了，他們擇定了一個農家前面的稻場上，當做他們的天然舞台；現成的竹籬茅舍，當做他們的天然佈景，觀眾圍繞着這個稻

說明者

場，成半圓形，戲便要在這三面圍繞着的空地上上演了。）

（觀衆等得有些燥急，在這個當兒，做爲劇情說明者的演劇隊負責人，便上場來說幾句開場白。）

各位朋友，請稍微等一等，戲馬上就要開演了。現在趁演員化裝的時間，由兄弟上來，預先把這齣戲的情節向各位報告一下。這齣戲名叫淪亡以後，寫的是河北省大名府的一件真事。各位要知道，日本鬼子自從佔了我們的北平，天津便步步向南進逼，我們的大名府，便在去年十一月間，被敵人佔去了。大名府本來是個好地方，人民安居樂業，各得其所，可是自從日本鬼子佔了以後，到處殺人放火，搶劫財物，年輕的女人，更被他們糟踏不堪！把很好的一個大名府，鬧得天昏地暗，鬼哭神號！這齣戲裏面，就是寫的大名府鄉下的一對青年男女，被日本鬼子殘殺蹂躪的事實，看了以後各位就可以知道亡國奴的悲慘，可以知道北方同胞的痛苦，可以知道日本鬼子和漢奸的可惡，因此引起各位的憤怒，大家夥兒一齊團結起來，打倒日本鬼子！洩除我們的仇恨！閒話少說，現在請各位看戲好了。（他退入旁邊的觀衆叢中）

桂
英

（劇中人桂英登場，她是一個正在發育期中的農家女子，臉上帶着快樂的表情，雖然在那快樂後面未嘗不包含着憂鬱的暗影。她從屋裏面走出來，手裏拿着兩件剛洗好的衣服，準備搭在屋前的繩子上晒。她一面搭衣服，一面唱着山歌想情郎。）

（唱）

好花也愛蜂蝶兒採，

好樹也要黃鸝兒憩。

我的情郎阿，

你爲甚麼還不到我這兒來？

莫不是瘋狗把你的腿兒傷？

莫不是蝎子把你的腳兒壞？

莫不是東洋鬼子，

把你的性命兒來加害？

情郎啊，

你快來？

你我二人要把主意早安排：

大家團結在一起，

打走鬼子纔能過得好日月！

打走鬼子纔能過得好日月！

（李全哥）——體格壯健的農村青年，從屋旁的籬邊上場，蹣跚走到桂英的背後，用雙手蒙住她的眼睛。）

桂英（掙扎）誰啊？誰啊？

全哥（放手）是我，你的情郎來了！

桂英放規矩點。怕不把人嚇死了。

全哥這纔怪啦！你剛纔不是還唱着要我快來嗎？不是還唱着「你我二人要把主意早安排」嗎？桂英，告訴我，你是怎麼安排的？

桂英這還用問嗎？全哥，我早就安排定了。這年頭，拚了也是死，不拚還是死，我願意跟你一道去和鬼子們拚了它？

全哥 那好極了，桂英。我的主意也是早就安排定了的，我打算明天就走。

桂英 走？到那兒去。

全哥 到邯鄲縣加入游擊隊去。

桂英 游擊隊？甚麼叫游擊隊？

全哥 就是老百姓自己組織的一種軍隊，專和東洋鬼子搗亂的。平常埋伏在山裏面，一遇着敵人勢力空虛，湊手不及的時候，便出來跟他們幹一下。敵人追來了，咱們又埋伏起來。有的時候，還要搶奪他的糧餉，槍械，破壞他們的橋樑，鐵道，總之，專門給鬼子們搗麻煩。

桂英 (笑) 那纔怪啦，鬼子們連咱們軍隊都不怕，還恐怕游擊隊嗎？我看遲早總會被他們消滅了的。

全哥 不會的。游擊隊的巧妙，就是不跟他們硬拚，專跟他們搗亂。他沒準備的時候，咱們去打，他準備好了的時候，咱們不去打了；他打來的時候，咱們埋伏着，他走掉了的時候，咱們又起來了！這樣一來，就一天到晚，使鬼子們慌慌張張，忙忙碌碌，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總之不使他有一天安閒的日子過。你看這好不好？

桂英（喜得跳起來）哈哈！那好極了！那好極了！你明天就去嗎？我一定跟你一道兒去。

全哥 真的？你真的肯去嗎？

桂英 誰還騙你不成？我早就打定主意了；再說，我也捨不得和你離開的。

全哥 那麼，你的媽媽呢？你捨得離開你的媽媽嗎？

桂英 是啊，最難的就是媽媽，她老人家老了，穿衣，吃飯，走路，甚麼都是全靠我伺候，要是我再跑掉了，她老人家真是活不了了。

全哥 那當然。不過我還聽說……

桂英 聽說甚麼呀？

全哥 （支吾）唔，也沒有甚麼。

英桂 這纔怪啦。甚麼事用得着這麼吞吞吐吐地？

全哥 沒甚麼。不過我好像聽說你媽媽預備把你嫁出去，預備你去伺候一位闊老爺。

桂英 （不自然地）你說甚麼？你聽誰說的？

全哥 你不用管這個；我祇問你：有沒有這事？

桂英

你說的是賈二爺。他親自來逼我媽媽，已經逼過十幾次了。他說：要是不答應的話，就要趕咱們搬家，還要把咱們送到縣衙門去，再不然就把我送到鬼子們手裏去。

全哥

（怒）他媽的！那麼，因此你就答應了嗎？

桂英

（哭）全哥！你怎麼老冤枉人！我難道能嫁一個老漢奸嗎？你看我是那樣下賤的東西嗎？（大哭）

全哥

（安慰她）不，我是怕伯母老人家隨隨便便答應了，那不是很糟糕！

桂英

告訴你，我媽媽不但沒答應，還爲着這事情氣病了哩！全哥！你看這事怎麼辦？

全哥

（咬牙切齒）他媽的！這是甚麼鬼世界！這是甚麼鬼地方！鬼子，漢奸，到處橫行霸道，都是些殺人不眨眼的魔鬼！啊！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馬上要走！我要跟他們拚命去！（欲走）

桂英

（拉住他）全哥，你等一等，你一個人去了嗎？你不管我了嗎？（哭）

全哥

（抱着她也哭起來）啊，桂英，你教我怎麼辦呢？你教我怎麼辦呢？

（桂英母扶杖自屋內出。咳嗽的聲音，驚醒了這兩位青年人，於是他倆便

迎上去扶她就坐。)

桂 母

(坐定)你們的話我都聽見了。全哥兒，你是一個有志氣的孩子，不枉得我的女兒看上了你。現在你要到邯鄲去，你就得快去，不要耽擱。

全 哥

是的，我一定照您老人家的意思做去！只是桂英……

桂英母

(向女)桂英！跟全哥兒一道兒去！你們年輕人，前程遠大，老就在家裏幹甚麼？況且現在兵荒馬亂地，鄉下不大太平，就是想就在家裏也就不住了。

桂 英

媽，我怎麼能去呢？媽媽老了，總得要人扶持。

桂英母

孩子，我又怎麼捨得你？祇是，唉，我想留也留不住了。現在日本鬼子橫行霸道，到處糟踏女人。孩子，你的年紀，不大也不小了，做媽媽的每天替你担驚，受怕，萬一有了差錯，教我做媽媽的怎麼對得起你死了的爸爸！現在倒不如狠一狠心，讓你們早些逃開，媽媽倒還放心些。好在全哥是個好孩子，也不會虧待你的。快去吧！爸爸會在地下保佑你們的。

桂 英

不，那怎麼能够呢？

全 哥

伯母，您太好了，我們都不願意離開您老人家。

桂英母

孩子們，不要說傻話了。媽媽活到六十多歲了，還怕什麼！祇是你們一天不離開這兒，媽媽就一天不能放心！媽媽心裏很難過，你們既是孝順孩子，就應該聽媽媽的話。

桂英媽！

全哥（同時）伯母！

（正在他們猶豫不決的時候，鄉紳賈二爺上。他身穿綢袍馬褂，頭戴瓜皮小帽，胸前還懸掛着一把骨質的小鬚梳，一副銅框眼鏡，很低地掛在鼻梁上。他剛喝酒，滿臉通紅，他的光臨，使在場的人爲之一怔。）

桂英母 哦，賈二爺，您又來了嗎？

賈二爺 是——是啊，我——我來看——看看你們的。

桂英母 噯，那真不敢當。桂英，搬個椅子讓賈二爺坐。

（桂英在跟前搬了一個椅子，放在賈二爺面前。賈坐下，望着桂英傻笑。）

桂英 （不耐煩）對不起，少陪了，我到隔壁趙大嫂那兒有點事兒。（返身欲走）

賈二爺 （攔住她的臂膀，不放她走）甚——甚麼趙大嫂！你——你的賈二爺來——

來了，還——還——還能不陪陪嗎？

桂英（掙脫）二爺，您老人家得放規矩點！

賈二爺（追上去）甚——甚麼老人家不老人家，你——你嫌我——我老了嗎？

不要緊，我人老心不老，你媽媽已——已經答應了，你——你馬上就——就要做我的太太了，嘻嘻嘻，我——我的太太！

（賈忘乎其形，張開兩臂去抱她，桂英逃到全哥的背后，賈追上去，撲了空，誤把全哥抱住了。全哥迎胸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上。）

賈二爺（大呼）哪！這——這還得了！你——你是甚麼人？

全哥你不用管！你趕快給我滾蛋！要不走我就揍死你這個老王八旦！

賈二爺甚麼？你——你敢揍我？你——你知道我是誰？

全哥（咬牙切齒）我知道你是個老漢奸！是日本鬼子的狗！（又是一腳踢上去）

桂英算了，全哥，讓他滾開好了，不要再惹禍了！

賈二爺（從地上爬起來）好好好，你們好——好大胆！敢打我！等一會兒，給——給點利害你們瞧瞧！（他狼狽不堪而去）

全哥（大喜鼓掌）他媽的，這老傢伙自己找來挨揍！

桂英哈哈，這傢伙太不自量，今天總算吃虧了。

桂英母 (嘆息) 你們別太高興，咱們已經闖下大禍了！

桂英 甚麼？咱們還能怕了他？

桂英母 你們都是要走的人，自然可以不怕他。但是你們既然把他打了，罵了，他肯干休嗎？回頭他一定會狗仗人勢，帶幾個鬼子兵來找麻煩的。

全哥 那怎麼辦呢？咱們不能單瞧着你老人家受這些王八旦們的欺侮。伯母，您還是跟咱們一道兒走吧。

桂英母 不必了。我活到六十多歲，吃苦，受罪，也很夠了，我反正是快要入土的人，我還怕甚麼？讓他們來吧！你們闖出來的禍，就讓我這老年人一人担当了吧！

全哥 哎，伯母，那怎麼能夠？您還是跟咱們一道兒去吧！

桂英 她，您答應了吧！

桂英母 孩子們，放心好了，不要緊的，我可以到姨母家去躲一躲，再說，你們去的地方，也是要拿命拚的，我老了，也不會有甚麼用處，反而碍手碍腳，何苦來呢？

全哥 (同時跪下) 媽媽，伯母，好，吧我們去了，您老人家要當心！(哭泣)

桂英母（哭泣）孩子，你們好好地去吧，我們總有再見的一天。

（近處聽着賈二爺的聲音）

賈二爺 對了，就——就在這兒，就在這兒，這次可——可——可不能饒了他們！

桂英母 哎吼！不好了！他來了，你們趕快躲進屋裏去！

（桂英和全哥，且驚且疑地走進屋前，剛準備推門進去的時候，賈二爺和兩個敵兵已經上場。敵兵甲見他們在準備逃走，急發槍一響，警戒他們。）

賈二爺（指全哥）對對了，就是他！要造——造反的就就是他！

敵兵甲（以槍對準全哥）你是壞人！你是共產黨？你要造反？快說！快說！

賈二爺（迎上前去）老——老爺，您——您要當心，他身——身上有——有槍！（全哥怒形於色）

敵兵乙 他不是好人，把他打死了！

（敵兵甲開槍，擊中全哥，他掙扎半響，終於倒地。——上部倒在門內，下部倒在門外。桂英大驚而呼，但敵兵乙以槍對準她，不許她逃走。）

桂英母（用盡全身力量，向前去爭論）賈二爺，老爺們，你們不能行兇，你們不能行兇！

敵兵乙

滾開！老婆子！（照她腹部狠狠地踢了一腳，桂英母隨即倒地死去。）

（他媽的！）觀衆叢中有人大罵起來。）

（桂英瘋狂般地撲到前面，伏屍大哭。）

桂英

媽！全哥！媽呀！

敵兵甲

這個女人很好，很好！

敵兵乙

很好，很好！我要這個女人！

敵兵甲

不行！女人是我的！

敵兵乙

八格牙魯！我要這個女人！

敵兵甲

八格牙魯！（他對準乙的太陽穴，狠狠打了一拳，乙隨即昏倒地上，不省人事。）

敵兵甲

來！支那女人！到房子裡去！

賈二爺

（見大勢已去，力謀挽救，乃向敵兵甲連連作揖。）老——老爺，您——您放——放了她吧！她是我——我的太太！

敵兵甲

（迎面一個嘴巴）八格牙魯！支那人！亡國奴！（賈二爺退立一旁，不敢說話。敵兵上前去拉着桂英的一隻臂膀，就地拖着便走。）

桂英

(尖銳而淒厲的叫聲)救命啦！救命啦！救命啦！

(但終於敵不過鬼子的力氣大，把她拖到門跟前了。)

(尖銳而淒厲的呼救聲，激動了剛纔在台下大罵着的那個青年觀眾的同情，他深深地被劇情所感動，深深地關懷着劇中女主人公的命運，立意要助她一臂之力，幫忙她解救這千鈞一髮的危機。他忘了自身的地位，不顧一切地跳進劇場，一拳打倒了漢奸賈二爺。更猛撲到敵兵甲的身上，奪下了他的槍。把他擲到廣場的中央，然後毫不客氣地拳打腳踢了一頓。)

(觀眾叢中，掌聲雷動。)

敵兵甲

(被打得實在吃不消了，失聲而呼)救命啦！救命啦！救命啦！

(說明者登場，劇中演員連已經打死了的李全哥，敵兵乙，桂英母，統統爬了起來，大家面面相覷，莫知所措。)

青年

他媽的！你也知道喊救命！我今天非揍死你不可！(繼續打下去)

說明者

先生，你打錯人了！

青年

甚麼？打錯人了？他明明是日本鬼子，他侵佔我們的土地，殺死我們的同胞，姦淫我們的婦女！這種萬惡的東洋強盜，難道不應當揍死嗎？

說明者 對！應當的！但是，先生，您弄錯了，他們不是日本人。

青年 甚麼？不是日本？

說明者 他是我們××演劇隊演員，我們爲了喚起民衆，鼓動大家的愛國心，纔編了這個劇本，纔讓他演這個角色的。

（青年將信將疑）

飾敵兵甲者 是劇本上要我這樣幹，我纔這樣幹的；我早說了，我不願意演這種反派角色。

說明者 不，你演得很好，要不然這位先生也不會弄假成真的。先生，您看，這的確是在演戲。瞧，李全哥，桂英的媽，還有這位日本鬼子（指敵兵乙），剛纔不都已經被打死了嗎？可是現在都活了。

（復活了三位，都顧青年而笑。）

桂英 （用矯捷的身手，拿張紙走到敵兵甲面前，揩去他臉上兇惡的化裝，現出他的本來面目。）先生，您瞧，他的確是中國人啊！（又走到桂英母的面前，揩出了她面部的皺紋。）先生，您瞧，我的媽媽，原來也是一位年青的小姐哩。（又走到賈二爺面前，抓去了他的鬚鬚，揩乾了他的皺紋，脫去

了他的瓜皮小帽。）先生，您瞧，這位演漢奸的，他的愛國心腸，恐怕比誰都更熱烈哩。

（觀眾拍掌大笑，青年恍然大悟之後，現出非常侷促的樣子。）

青年 這麼看來，我是打錯人了。（對飾敵兵甲者）先生，對不起得很，您能夠原諒我嗎？

飾敵兵甲者 我當然可以原諒你的。因為你愛國的熱心，因為你對於日本鬼子的仇恨，所以戲看到悲慘的時候，忍不住便怒火中燒起來。這種仇恨，是你的仇恨，是我們的仇恨，也是全中國四萬萬同胞公共的仇恨！先生，要是全中國的同胞，都能像您這樣的仇恨東洋鬼子，中國也就有救了。

青年 各位先生，今天我這種魯莽的舉動，幾乎惹成了一場大禍，也難怪看戲的各位先生，都要捧着肚子大笑了。但是，我不是瘋子，我沒有神經病，我也不是無緣無故才這麼幹的。（要哭的樣子）我是東北人，我的家在吉林省的鄉下，我有一個愛人，和這位桂英小姐同樣的年青，同樣地活潑，同樣地美麗；她的媽媽，和剛才戲裏面的那位老太太，同樣地慈祥，同樣地和愛。她把她的女兒許配給我，我們彼此相愛，誰也離不了誰。我滿以為我

倆結婚以後，美滿快樂的日子，就在眼前。可是六年以前，日本鬼子打到了東三省，漢奸和鬼子們勾結起來，我們老百姓就倒霉了！他們說我和義勇軍有勾結，要抓去槍斃，我總算逃脫了，可是我的愛人，我的岳母，都被日本鬼子活活地糟踏死了！六年以來，我漂流到北平，漂流到濟南，漂流到南京，上海，現在這些地方統統被日本鬼子強佔去了。在那些地方，有無數的同胞被屠殺，無數的婦女被姦擄，我聽到了很多，也看到了很多，每一回都使我想到自己的親愛的人所遭受的命運，每一回都使我心痛得像刀子絞一樣！剛才又看到貴劇團演的戲，這一對青年男女全哥和桂英的遭遇，和我們的遭遇太相像了！太相像了，戲從開演時候起，一直到後來，我的全身都在不住地戰抖着！我怕得很！因此，戲一演到緊張的時候，我已經忘掉了是在做戲了。我好像親眼看到自己的愛人被姦污，好像親耳聽到自己的愛人在對我叫着『救命啊！救命啊！』先生！我怎麼能不去救她呢？我怎麼能不去救她呢？可是，這樣一來，我就打錯人了，而且惹得看戲的各位先生哄堂大笑。我現在後悔自己的魯莽，我現在向各位演戲的先生和各位看戲的先生們求情，請你們原諒我！啊！我現在心裏難過得

說明者

很，我說不出甚麼話來。各位，你們能够原諒我嗎？（泣下）

這位先生請不必難過，我想在這裏看戲的各位，一定都能原諒你的；至於我們演戲的同志們，對於你的遭遇，更是非常同情。我們中間，也有不少是流亡的孩子，李全哥和桂英的悲哀，是你的悲哀，也是我們的悲哀，同時也可以說是我們全中國青年的悲哀！因此我們纔把這故事編成劇本，演給大家看，想激起大家的悲哀和憤怒，共同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現在上演這齣戲的時候，竟然感動了這位先生，感動了在場看戲的各位觀眾，這足見我們的工作，已經收到相當的效果，我們心裏非常高興。以後我們一是要更加努力，多多宣傳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使演戲的人和看戲的人，大家打成一片，共同結團起來，打走日本鬼子！保全我們的國家！

（台下 一片掌聲）

現在時間也不早了，戲也演完了，讓我們全體演員，合唱一個歌給大家聽聽，歌的名子，叫戲劇抗戰。

全體演員（合唱）

我們是青年的演劇隊員，

劇 演 頭 街

我們用戲劇從事宣傳，
舞台是我們的堡壘，
街頭是我們的營盤。
台上台下，
打成一片；
演員觀眾，
一致抗戰！
打倒日本強盜！
收復大好河山！
努力吧，
青年的演劇隊員！
前進吧，
青年的演劇隊員！

在烽火中

光未然

排演時注意

(一)此劇在街頭，在台上都可以演，時間短，是爲了適應現在的環境。

(二)演員的情感應提得很高，可並不一定需要熟練的演員，只有熱情，都可以演。

(三)劇中日軍與中國軍可以任意增減，同時，他們出場下場，最好都有個隱蔽的所在。如弄堂之類，使觀眾不致跟了跑。不然會變了滑稽劇的。

(四)儘可能用各地方言演。

(五)口中流血等等要演得使觀眾看不出假來。動作快一點就是了。

地點注意，——最好是曠場後面有弄堂的或斷牆之類，槍聲可在後面傳出。

人物——難民，漢奸，日本兵，夫，婦，老母，老人及其他。

母 天啊！這些強盜，東洋鬼子，把我們的房子全燒了，東西全搶了，叫我們怎樣

活得下去呵！……(哭)叫我們怎樣活得下去呵！……？

夫 媽媽，東洋鬼子就是要想我們活不下去，他們才這樣用大砲飛機來殺我們的呢

，他們殺了我們，他們就好搶我們的地方住，搶我們的東西吃了。
天呀，天爲什麼不開眼呵，菩薩在那裏呵。

婦 媽，你不要叫了，菩薩不會顧到我們的，我們只有靠自己。我們中國軍隊不是已在給我們報仇了嗎？我們現在還沒有逃出火線，快點逃吧，東洋鬼子說不定會衝上來了。

母 逃，逃到什麼地方去呢？（坐下來哭）。

夫 媽，我們總不能在這裏等死啊。媽，那些強盜們是會亂殺人的。媽，你走不動我來背你好不好？

母 呃，你們先逃吧，我這條老命不要了，讓那些殺人的強盜殺了算了。

（老人慌張地上，因受刺戟太深，精神恍惚的樣子。）

老 呃，快點逃呵，你們還在這裏幹什麼？要給東洋鬼子看到就完啦。

夫 （見老頭兒流着血）啊，老伯，你受傷了，我給你包紮一下吧。（從他女人那兒拿了一塊手帕給他包上）。

老 謝謝你……你們一家……

夫 是，我們是從吳淞逃出來的，已經有兩點鐘沒有停過腳，——老伯是從那裏逃

出來的。

老 我，我從寶山逃利這兒的，噫，淒涼呵，我們一家，祇剩下我一個老頭兒了，我的兩個兒子，兩個媳婦兒，和還有許多許多同逃出來的人，都給東洋鬼子，一排槍，打死了……（乾哭）我們逃出寶山城，想從那兒逃到楊行去，可是正遇到了一排東洋鬼子把槍對着我們，不許我們動，要我們靠牆壁排隊，我們只好排隊，……他們那些強盜，魔鬼把我同我的七歲一個孫兒還有幾個老的小的拉開了。……他們就，……就一排槍。……噫。……我的兩個兒子媳婦兒，就這樣……我親眼看他們倒在地上了，死了一共有二十多個。……

老伯，那麼你的孫兒呢？

老 孫兒，……孫兒見他媽媽一倒，他哭叫起來也給東洋子鬼毀了。

夫 老伯，別傷心了，我們反正只有一條命，留得活的，就給他們拚，他們從瀋陽殺起殺到北平，從北平殺到天津，現在又到上海來殺了。他們要殺盡我們中國人……我們也總有一天會報仇的，要是我逃得出去，我一定去當義勇軍，也殺給他們瞧瞧。好吧，老伯，跟我們一起走吧，我們從這裏到楊行再到大場，轉過去，可以逃到滬西去的。媽，還是我來背你吧。

母 我，不要，我……

婦 媽，你把身體都靠在我身上吧。（她把媽的手臂從她的頸背後圈過去。）媽，走吧，媽。（幾聲槍聲。）

夫 媽的，真的那些鬼子們又在開槍了。媽，快點走吧。

（他們走不多幾步，後面有幾個難民逃上前來，或者從觀眾裏逃跑出來嘴裏叫着「快一點逃呵，快一點逃呵，東洋鬼子追上來了……。」——「啊呀——逃呵。」——其中有的血在流，有的背了負傷的同伴，他們也跑了沒有幾步，日兵和漢奸上場，日兵的多少可由演員多少而定。）

奸 （上場）站住，誰動，誰就死。（同上來的兩個日本鬼子先把站在頭裏的幾個打了幾槍把，就走到婦身前，一個鬼子指着婦「噹西，噹西。」（好的意思）說着，就把老婦一把推在一旁，老婦一倒，婦也跟着倒下來。）

夫 （由怒轉到柔順）老爺，我們是逃難的，求求您，老……（拍的一槍把。）
母 老爺……（又是拍的一槍把）啊！（悽慘的呼號。）

婦 媽媽，（要想很快地扶她起來，却突然的被一聲喊驚住了。）
東 「八加」，走！（用槍作要刺的樣子。）

奸過來，（一拉女衣服拉破了，倒在另邊。）哼，不中用的東西。（一個東洋鬼子去拉她摸她的臉。）

妻 救命！救……

夫 （此時已忍無可忍，特突地瘋狂似的。）強盜，你們這殺人的強盜，你們搶我們的土地。你們燒我們的房子，你們……（話還沒有說完，已經給一個東洋鬼子一槍柄，打着了，接連的幾下，夫嘴裏流出鮮血來——預備好的東西。）啊！啊……你……強盜……（此時老婦從地下跪扑過去。）

母 老爺……救救命，我的孩子，……老爺，……啊呀，（一刺刀老婦給殺死了。刺刀是做就的刀頭可以縮進去的；但如沒有這樣特別器具，只要留心，不這樣做也可以，）

夫 媽！——，

婦 媽……（哭叫。）

東 八加！去，去（拉了婦走。）

婦 （哭叫）媽，……大哥……（被拉了走）。

夫 （爬起來，瘋狂地）。殺啊，你們這些強盜漢奸呀。你們搶我的女人，殺我的母

東

親，火燒我們的房子，霸占我們的土地，我們總有一天要翻過身來，殺呵！
（瘋狂似地扑過去，難民中也有的同着喊「殺呵！」）

八加！（反身過來開槍或槍刺，有兩個倒下，其中夫仍在叫「大家不要怕，我們大家一起往上衝，我們中國人沒有死盡呵，不願作亡國奴的起來呵，我們要報仇呵！殺呵！我們中國人是殺不完的啊！我們只要一條心，我們要報仇呵！殺呵！」突然，殺呵殺呵的呼聲響應起來了，接連地「殺呵衝呵殺日本狗子呵」一個巨大的聲浪從弄中傳出來了。日本和漢奸慌張的想逃，中國兵已到場，雙方格鬥！）

羣：

——好呀，我們的弟兄們來了。

——好呀我們打勝仗了。

——殺呵！衝呵，不願作東洋鬼子的奴隸的人起來呵！

——殺呵衝呵，不願作東洋鬼子的奴隸們起來呵！

——我們弟兄們來啦！（此時中國兵已將日本兵打死的打死，趕跑的趕跑。中國兵回原地，難民也陸續增加，觀眾也算在內。）

班 諸位同胞，東洋鬼子已經給我們打死的打死，趕跑的趕跑，我們中國人，不管

老百姓和軍人，只要一條心，抗戰到底，那怕東洋鬼子軍火好，我們是不怕的。最後的勝利總是屬於我們的。

——對了！我們要一條心，

——我們大家要幫助弟兄們作戰。

——我們用大家的力量來打倒東洋軍閥。

班 好，我們趕快把受傷的同胞們救起來，送到後方去。（大家動手）

羣 好，我們大家來

班 再把漢奸帶過來。

兵 是。

班 好，你當漢奸，爲了你一個人，出賣了全村的老百姓，你這狗入的。

甲 你出賣了我們全村的人，你把我們的家毀了，你把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殺了現在你也該後悔吧，你這狗入的。

——我們打這個狗入的漢奸！

——打呵！打漢奸！

——打呵！打這個王八蛋！（大家動手）

班 —— 諸位同胞，請等一等，兄弟要說句話。

羣 大家聽班長說話。

班 諸位，他出賣了我們，出賣了整個民族，出賣了中華民國，我們應該打死他，但是我們打死了他一個，是不夠的，他們一定有很多的同黨，我們要從他身上找出更多的漢奸來。我們要更嚴重地對付他。

羣 對了，我們要更嚴重地對付他，要他說出同黨來。

——我們要殺盡漢奸！

——我們要捉盡漢奸！

——我們要殺盡漢奸！

——我們要大家聯合起來檢查漢奸！

班 對了！我們現在是站在生死的關頭，我們不願意死，不願做亡國奴，便得和敵人拼命。大家不要怕，我們要齊心，同胞們！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羣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班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打倒侵略我們的日本軍閥！

羣 打倒日本軍閥！
班 我們還要打倒狼心狗肺的漢奸！
羣 打倒狼心狗肺的漢奸！（此時大家很可以圍起來參加合唱。）
歌：

D $\frac{4}{4}$ 打 倒 漢 奸

(激 憤)

5. 5 5 5 0 | 5. 5 6 5 0 | 6 5 3 1 | 2 3.2 5 5 0 |

打 倒 漢 奸 ! 打 倒 漢 奸 ! 他 是 帝 國 主 義 的 走 狗 ,

5. 5 5 5 0 | 5. 5 6 5 0 | 6 5 6 7 | 1̣ 6 5 1̣ 1̣ 1̣ |

打 倒 漢 奸 ! 打 倒 漢 奸 ! 他 是 屠 殺 民 衆 的 劊 子 手 ,

0 0. 0 0 0 | 00. 0̣ 0̣ 0̣ 0̣ | 1. 1̣ 1̣ 1̣ 1̣ 0 | 1̣ . 1̣ 2̣ 1̣ 0 |

打 倒 漢 奸 ! 打 倒 賣 國 賊 ! 打 倒 漢 奸 ! 打 倒 漢 奸 !

6 5 3 1 | 2 3 2 5 5 0 5 | 6 - 5 - | 5 . 5 5 5 0 ||

我 們 要 爲 民 族 的 生 存 而 戰 鬥 , 打 倒 漢 奸 !

5. 5 6 5 0 | 6 5 6 7 | 1̣ 6 7 1̣ 1̣ 0 1̣ | 2̣ - 1̣ - ||

打 倒 漢 奸 ! 我 們 要 爲 民 族 的 生 存 而 戰 鬥 !

省下粒子彈

尤兢

街頭，一個兵共茶桶邊，兩三個難民在拚命地喝茶水。弄堂口擠滿着難民，老難民和婦人小孩。

難婦（抱着孩子）阿囡，阿囡！

老人 怎麼樣？

難婦 小阿囡餓壞了！

老人 唉，怎麼辦呢！你的奶水還是一點也沒有麼？

（難民婦搖頭）

難民（在茶桶邊）給點水他喝喝吧。（倒水來餵）

老人 謝謝你！喝了沒有？

難婦 這麼小的孩子，那兒會喝水呢？

老人 唉，怎麼辦呢？

記者（走過這兒）你們是那兒逃來的？

老人 先生，我們是虹口。

記者 才逃出來麼？

老人 開火那一天沒有逃得出，在家裏躲了幾天幾夜，沒有吃過一點東西，昨天東洋赤老放火燒房子了，方從炮火底下爬了出來。先生，可憐呀，東洋赤老真黑心！我的兒子，小阿囤的爺，逃在後面給東洋兵追上來一刺刀就，就死了！唉，連叫我一聲爸爸都沒有叫出來，就，就……（哭不成聲）

行人（嘆息）唉！

記者 老伯伯，你不必太傷心，好好兒養養這孫子吧（對難民婦）你們爲什麼不早點搬家呢？

難婦 我們早就想搬家的，賣燒餅的小三子勸我們不要搬，我們就……

老人 媽的，全上了小三子的當！

難民 小三子這傢伙的娘舅跟東洋赤老有來往，他看見人家搬家，就說不要緊，不必搬家，中國兵怕吃敗仗，不敢開火的。

行人 中國兵不敢開火？現在開火了，而且是我們打勝了！

記者 你們不應該相信小三子的話，早點逃出來就好了！

老人 是呀，我們中國兵天天打勝仗，東洋赤老吃了敗仗就放火，現在虹口快要打

平了！（行人圍着看的聽的漸多，一個穿黑衣服的人擠進來）

黑衣（問行人乙）虹口打得怎麼樣了？

行乙（指難民羣）他們方從虹口逃出來，你問問他們看：

黑衣 你們什麼時候逃出來的？中國兵打到那兒了？

老人 虹口快打平了。中國兵就要把東洋兵打光了。

黑衣 真的麼？這樣快？

行甲 匯山碼頭搶過來了，東洋烏龜只能跳黃浦了！

黑衣（問難民）那末你們爲什麼還要逃出來呢！

難民 東洋人見房子就燒，見人就殺，把我們的衣服剝了去他們自己穿了逃走……

記者 我們大家要留心，當心東洋烏龜混在難民隊裏！

（各人互相對看）

難婦（看手裏的孩子）阿囡，——阿囡！（哭）

老人（含淚）死，死了麼？阿囡——！

難婦（大哭）——！

老人 死，好，阿囡，你死在娘懷裏，總比給東洋兵打死的好！

(難婦拋下死孩，走)

老人 阿囡娘，你那裏去？

難婦 我也不要活了！

老人 阿囡娘，你還年青，我去吧，我這條老命，反正是……

行人 (拉住) 你們這樣有什麼用呢？

老人 (瘋了一樣) 我要去替我兒子孫子報仇！

行甲 我們的軍隊打勝了，替大家報仇！

老人 我要報仇呀！

(跌倒)

難婦 公公！公公！

衆人 (同時) 唉！(圍攏去)

(黑衣人乘勢放點東西在茶桶裏)

難民 (先前那一個) 倒點水灌灌他吧？

衆人 快，快點倒水來！

(黑衣人閃在一邊)

（難民正要倒水，行人丙跑上來阻住他）

行丙 慢慢兒，這水不能喝！

衆人 爲什麼？

黑衣 啊，飛機，飛機來了！

（大衆抬頭看，黑衣人將走）

行丙 沒有飛機，（一把抓住黑衣人）漢奸，打漢奸！

衆人 呀——！漢奸？

行丙 近來不是常有漢奸下毒藥麼？他放了毒藥在這茶桶裏給我看見了，他就造謠

說飛機來了，想乘空逃走……

黑衣 呃，我看錯了飛機。呃，你老兄也別看錯了，我是好人，呃……

行丙 （一計耳光）老子就看出你是漢奸！

衆人 打，打死漢奸！

記者 慢點，不能隨便打人，讓我搜搜他身上，看看有沒有漢奸的證據！（搜身上一

個日本銅板！）（搜帽子裏沒有什麼，扯下腰帶上一條毛巾）這上面有一個紅線的
日本字！（罵）你這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你這漢奸！你這比狗也不如的東西

！你的父母不是中國人麼？你的祖宗不是中國人麼？你爲什麼要做漢奸！你說呀，爲什麼做漢奸？

難婦（把孩屍扔上去）你這沒爺娘養的絕子絕孫的胚子！

衆人 打呀，打死漢奸！（大打）

（童子軍兩人跑上來）

童軍 什麼事情？

衆人 打死你這萬惡的漢奸！

童軍 漢奸？交給……我們，送去槍斃！

（拉）

衆人，槍斃漢奸！

（漢奸被拉走）

難婦（追上去，跌倒，在地上一口咬住漢奸的腿）我要咬死你！

衆人（拍手同聲）好！咬死漢奸！省一粒子彈去打日本帝國主義！

放下你的鞭子

集體創作

人物：

賣藝漢——五六十歲

香姐——十七八歲

青年工人——二十左右，簡稱「青工」

小夥計——十四五歲

觀眾甲・乙

其他觀眾

時間：

下午五點以後

地點：

郊外廣場或舞台

開幕時鑼鼓聲震天，賣藝漢在中央敲鑼，小夥計敲鼓，香姐站在一邊：一會兒鑼鼓聲停，賣藝漢說江湖白：

小小刀兒轉圓圓，（敲一下鑼鼓，以下每句說完時均此）

五湖四海皆朋友，

南邊收了南邊去，

北邊收了北邊遊，

南北兩邊皆不收，

黃河兩岸度春秋，

不是咱家誇海口，

賽過鄉間兩條牛。

光說不練，（小夥計應：嘴把戲）

光練不說，（小夥計應：傻把戲）

說着練着，（小夥計應：真把戲）

夥計打傢伙。（鑼鼓聲一片）

漢子：開了場子，就叫我這姑娘來唱隻小調吧，我的姑娘是我去年從蘇州買來的，長的標緻，穿得漂亮，手能耍十八套武藝，嘴能唱南腔北調，現在先叫她來唱一吧！（高聲）香姑娘！（女應，嚶）過來過來，來唱一只小調兒讓幫場子

的老爺先生們開開心腔兒，嗯！唱個什麼呢？嗯！唱隻新派的小調「毛毛雨」吧，我來拉琴。（香姐唱完一曲，觀眾叫好聲不絕）

漢子：不算好，不算好，好的還在後面唱，我的姑娘聰明玲瓏，自從帶她到過上海以後，她馬上把這些新派的小調什麼「毛毛雨」呀！「妹妹我愛你」呀，都學得頂括括的了。不過話又得說回來了，如今正是國難當頭，還儘唱這些個怪肉麻的老調兒真有些不對勁兒。現在咱們大中華民國給東洋小子欺侮得可憐，老百姓又逼得連一句氣話都不給講，咱們雖然是走江湖的，可總也有一點兒愛國的心眼兒，除非他奶奶的小舅子昧了天良去當漢奸。所以我就把親眼看見的事情編隻小調來唱，叫做九一八小調，聽得懂，容易學，希望老爺先生小哥哥小娘兒們，把這些小調兒放在嘴邊上，沒事就拿出來唱唱，也算咱們把東洋鬼子欺侮我們的種種是記在心頂上的。好了，閒話少說，唱起來吧！（漢子拉完過門，女不接着唱，故作不理狀。）唱呀！怎麼？忘了嗎？好，從頭來，從頭來。（漢子再拉完過門，女仍不唱。）唱呀，幹嗎不唱？（女轉過頭去，漢子如有所悟，向觀眾）哦，我知道了。這丫頭俏皮得很，又想買點花呀，小手巾兒呀，打扮打扮，嗯，敢請老爺先生們先賞幾個子兒吧

。（觀衆擲錢）謝謝。（作揖，小夥計幫忙拾錢作揖）。謝謝東邊先生們來十個子兒吧。（東邊觀衆擲錢。）還有三個，三個。（東邊觀衆擲錢）西邊先生們也來十個子兒吧。（西邊觀衆擲錢。）還有四個，二個，一個。多謝多謝。（向香姐。）香姑娘呀，瞧，老爺先生們多够捧你的場子呀，錢不少啦，唱吧！（漢子拉九一八小調。）

香姐：（唱）高粱菓子青又青，九月十八來了東洋兵……（唱完二段，唱第三段高音時忽然咳嗽，觀衆騷動。）

甲：嗓子不夠，怎麼沒唱完就停了？

乙：走吧，騙錢的玩意兒，沒有什麼好看。（觀衆紛紛欲走。）

漢子：諸位，別走！別走！看得好，多捨幾個子兒；看得不好，老腿站穩，有錢的幫錢場，沒錢的幫人場，古話說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大家都得幫點兒忙呀！這丫頭唱得不好，是的，唱得不好，咱們就讓她來個別的玩意兒吧，包管諸位先生滿意。（裝作滑稽的樣子向香姐）香姑娘呀！剛在唱得好的，怎麼斷了氣了呢？

香姐：（少頓，故作媚態。）瞎說，人斷了氣還能做玩意兒嗎！提不起勁兒來呀！

漢子：（向觀衆。）諸位聽見麼？我大姑娘說：（學腔）「提不起勁兒來呀！」哈哈哈哈哈，這算什麼話？怕老爺先生們不賞錢嗎？唉，姑娘，咱們要吃飯，老爺先生們要看戲，做得不好，掙不到錢，來，現在也別唱啦，來九個鴨子翻身的把戲，向老爺先生們討一個情。（漢子在一邊打鑼，香姐勉強支起身體，一轉身，倒在地上，漢子暴躁，持鞭子走向女，一下。）來呀！（女無聲，漢子連續用鞭子抽打。觀衆忿忿不平。）

甲：他媽的，手段真辣！

青工：豈有此理！

漢子：（少頓，睜視。）來呀！（又一鞭。）

青工：鞭子放下來！（挺身欲前，爲左右兩人所阻。）

漢子：請你少管閒事（怒。）

青工：我偏要管！（一躍上台。）快放下！

漢子：是我的姑娘。用不着誰來管。

青工：我們都是一樣窮苦的人，用不着誰來欺侮誰。

漢子：在這世界上，誰能養活她，誰就有權利使用她，朋友，你年紀輕輕，還不懂

得這個道理哩！

青工：這是你拿鞭子打人的道理嗎？在這世界上不應該有這種人吃人的道理！

漢子：什麼？「不應該」，「人吃人」，我可顧不到這許多。（漢子又舉鞭子欲打。）

青工：放下你的鞭子！

漢子：辦不到。（觀衆亂叫「打呀，打這不講理的老頭子！」）

青工：我偏要你辦到。

（兩人扭一起，打了起來，鞭子掉在地上，青工又住漢子的喉，推倒在木箱上。觀衆叫好。）

青工：你說，你還敢用鞭子打人麼？

甲：叫他說，再敢用鞭子打他的姑娘麼？（漢子不應，直瞪着兩眼發癡，驚泣着的香姐走近青工。）

香姐：好先生，請你放了他吧！

青工：這畜生，我非教訓他一頓不可。

香姐：請放了他吧！這不是他的錯。

青工：不是他的錯？這樣狠毒的用鞭子好你！

香姐：（悲傷）是的。

青工：他把你當作畜生看待，你還替他說好話。

香姐：不是說好話。

青工：（放開手）這怎麼講？姑娘，我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可以讓我們探聽一

個仔細麼？（稍頓）他爲了掙錢，把你買了來？

香姐：不，他是我的爸爸。

青工：是你的爸爸？怪了，世界上那有這樣狠毒的爸爸，用鞭子打他的女兒。

香姐：這是我可以原諒他的。

青工：你可以原諒他？爲什麼？

香姐：他也是沒有法子呀！肚子逼着他這樣幹的。

青工：肚子逼着他這樣幹的？

香姐：是的，咱們有兩整天沒有吃一個飽啦。

青工：爲着肚子餓，就鞭打自己的兒女，這不是人幹的。

香姐：先庄呀！沒有挨過餓的人，是任怎麼樣也不會懂得挨餓是怎樣一會事的。你知道，餓得荒的當兒：那種瘋也似的心情哪！

青工：唔。

香姐：我小時候，簡直不懂得有飢餓這會事，那時候我多麼愛那些小狸兒呀！小白兔呀！有一次隔壁的王麻子錯把我養的那隻小白兔兒打死了，我就哭了一整天，人家都說我這小姑娘的眼兒好！

甲：這小姑娘的眼兒，可真不錯！

香姐：可是這一年來，在我餓得荒的當兒，我一見人家養着的小貓小白兔，我就恨不得生吞活剝的喫了下去。

乙：這可了不得，你從前那種好心腸呢？

香姐：沒有飯吃的時候，還顧到什麼好心腸呢？這種心境，沒有挨過餓的人是不會懂的……先生，這種生活我們已經過了六年了。

青工：沒有飯吃，真是可怕，可是誰叫你們弄得這般田地呢？

香姐：誰？誰叫我們弄到這——這般田地？

青工：是呀！誰叫你們弄到這般田地的哩！

香姐：東洋鬼子呀，可恨的東洋鬼子，奪了我們的家鄉，搶去了我們靠着活命的田地。最可恨的，我的媽也被他們殺死了。（掩面哭）

青工：那末你們是什麼地方人？你們是從關外逃來的嗎？

香姐：是的，我們的家就在瀋陽，先生，你們不記得「九一八」嗎？（回憶）噢，說起來已經六年了！就是六年前的今天，日本兵開到瀋陽，那兒十幾萬的中國兵說是受了什麼不准抵抗的命令，都撤退了，於是就留着我們成千成萬的老百姓，在那兒受苦。

青工：（氣憤地）他媽的。（轉過氣來，）後來你們怎麼樣呢？

香姐：後來我們每家還掙了三塊錢，他們說送點錢給東洋人，他們就不會來糟塌我們了。其實你就連全部家產交給他們，還是要你的命。我們覺得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父女兩人就逃到鄉下去。可是後來，他們連鄉下也住滿了大兵，把鄉下人欺侮得簡直不能過日子，於是就逃的逃，不願意逃走的，就大家合夥兒幹了義勇軍。這樣一來，鄉下可更沒有太平日子過了，我們也想着，這樣子活下去，有什麼意思呢？我們也投了義勇軍和這些鬼子拚了吧；可是我們倆老的太老，小的太小，怎麼中用呢？

青工：你們就這樣逃到南邊來，靠着玩把戲過日子麼？

香姐：不，那時候我們那兒有錢到上海來呢？我們想也許躲一躲，等那些鬼子兵走

了，我們可以回去過日子的，誰知道我們逃到關裏，他們也跟到關裏，我們空着兩隻手，又沒有親戚朋友，叫我們到那裏去找飯吃？幸虧咱們家鄉唱小曲子玩把戲是誰也懂得一點兒的，父女兩人就到處流浪賣藝過活，可是在這年頭兒，閒着看把戲的人也少，加之我又不內行，拚着命也掙不到一個飽，這樣漂流了六年，也就沒法使起勁兒來討觀衆們的歡心了。可憐的爸爸，爲了飢餓所迫時常暴躁使氣。可是在從前，他是我慈愛的爸爸呀！我一點怨恨他的心也沒有，因爲我懂得挨餓是怎麼一回事，我感到他的痛苦比鞭子打在我的身上更難過。

青工：真是，聽了你的話也覺得很傷心。（自悔兩莽）這樣說，我是錯打了人了。

漢子：（破聲而發狂似的打自己的頭。）你沒有錯，你打得對。

青工：打得對？

漢子：你打得對，我不應該打一個可憐的女孩子，而且他還是我自己的女兒呢！是的，不提起來，我幾乎忘了：我曾經是她的親爸爸；我曾經愛迫他當作寶貝似的。唉，真耍命，我瘋啦，怎麼的，怎麼，我怎麼會下這樣的毒手鞭打我自己的女兒呢？我癲啦，是我親手扶養長大的，也跟我一樣受苦的女兒，怎

麼，怎麼我剛才一點也沒有想到呢？好，你打得好，我實在不是人，我現在才感覺到傷心悔恨了。（雙手掩面而哭。）

香姐：爸爸。

漢子：香姐呀！我的好女兒！

香姐：別傷心吧，爸爸！

漢子：你能原諒我麼？

香姐：我原諒你的，爸爸是沒有辦法，爲了要吃飯。

漢子：是的，爲了要吃飯。咱們餓了兩天啦！我對不起你，我不能像個父親的樣子招顧你，扶養你！可憐的女兒呀！

香姐：爸爸也是可憐的。

漢子：你瞧，像咱們地主張三爺，他們家裏有的是錢，什麼大小姐，二小姐，還有她媽的三小姐，從小就穿得好吃得好，嬌生慣養，長大了起來，又送到上海什麼洋學堂裏去念書。其實念什麼書！天天彈洋琴，唱洋歌，什麼116375啦，還要跳洋把戲吓，嘻嘻哈哈的！我想，我假使能夠也替的獨生女兒香姐積點錢，讓她像小姐們一樣的快乐享福的。

香姐：我不會忘了爸爸對我的好意。

漢子：是的，我曾經想積一點錢，使我們的生活過得好一點，要我的女兒也像小姐們一樣的去念書快活；可是這般可恨的東洋兵弄得我們家破人亡，性命都幾乎保不住了。

香姐：爸爸的苦處我是知道的。

漢子：（痛苦地）最可憐的是你的媽，她活着沒有過一天好日子，連死也死得那麼可憐……

香姐：（哭泣着）爸爸，爸爸。

漢子：而且我現在還發了瘋，把你當作畜生，打你罵你的想從你的身上榨出咱們的飯來！天哪，怎麼的，誰使我瘋的呢？

香姐：爸爸，這是因為我們沒有了家鄉，沒有飯吃呀！饑着肚子不單是摧殘了我們的身體，連我們的心也都染黑了。

漢子：好女兒，你說得對，沒有家鄉，沒有飯吃，才使我瘋的，咱們倆個都是可憐的。（深思。）咱們要做個人，要像人的樣子活上去，可是馬上給我們飯呀？有家不能回去，沒有田耕，沒有工做，像野狗似的，叫我們怎麼做人呢？

青工：那你去怨恨誰呢？

漢子：人家都說是我的命不好，我的命不好？也許是的。

青工：命，不要相信什麼命！誰給你這個命的！

漢子：天哪！

青工：天，你現在還在怨恨天嗎？天是空的。你剛在不是說過的嗎？把你們從家鄉趕了出來，弄得你們有田不能去種的是誰？使你們家破人亡 挨冷受餓的是誰？——這都是人幹出來的。

甲：對呀，阿根說得對。

青工：我告訴你們，使你們挨冷受苦，無家可歸的是日本帝國主義，是不抵抗的賣國漢奸！

觀衆：不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賣國漢奸！

漢子：先生的話固然不錯，可是叫我們怎麼辦呢！

青工：怎麼辦呢？是的，我們窮人一碰到什麼意外，就像你們一樣的不知道怎麼辦了。窮朋友，咱們「不打不相識」，現在既然在這兒碰頭了，咱們就得一夥兒去，向壓迫我們，剝削我們的人算賬去——這才有我的生路！

漢子：孩子，記着，要打倒那些吃人的東西，才有生路。

香姐：是的，我們要像人的樣子活下去！

漢子：可是叫我們拿什麼去打倒他們呢？

青工：你要打倒他們，（拾起鞭子）你應該用你這個武器。我們是有我們的武器的。

就是空着兩隻手，拳頭也是我們的武器呀！

漢子：這有什麼用；人家有的是飛機大炮呀！

青工：祇要大家要齊心，團結起來，這力量比什麼都大。

觀衆：對呀！大家聯合起來，一齊去打倒我們的仇人！

青工：你看，這都是我們的夥伴兒，等一等，我們請你們上館子裏去吃點心，我們還有很多話要你講哩！（觀衆）現在我們大家先來幫幫這個朋友的忙。（自己先摸一把銅子兒丟在銅鑼裏，觀衆也丟錢。）

漢子：慢着，慢着，今天小子承你們先生的好意，打得我清醒了過來，告訴我團結大眾的力量去找我們的生路，小子真是感激不盡哩！還要再化你們的錢嗎？笑話，笑話，好吧，今天我真痛快極了，我們大家來樂一樂吧！憑我這幾根老骨頭，玩幾套玩意兒向各位獻獻醜，算是報答諸位老大哥的好意！（向夥

子鞭的你下放

降B調 新編九一八小調 $\frac{2}{4}$ 拍

崔嵬作歌

呂驥作曲

計夥計，打傢伙！（鑼鼓聲中閉幕）

$\frac{6 \cdot \cdot}{\cdot \cdot}$	$\frac{3 \ 5}{\cdot \cdot}$		$6 \cdot \frac{165}{\cdot \cdot}$		6 —		$\frac{6 \ 5}{\cdot \cdot} \frac{3 \ 5}{\cdot \cdot}$	
高粱	葉子		青 又 青，				九月十八	
$\frac{6 \cdot 1}{\cdot \cdot}$	$\frac{1 \ 6}{\cdot \cdot}$		5 —		$5 \cdot \ 6 \cdot$		$1 \ \frac{6 \cdot 3}{\cdot \cdot}$	
來了	日本		兵！		先 佔		火 藥	
2	—		$3 \cdot \frac{5}{\cdot}$		$6 \ \frac{1 \ 6}{\cdot}$		$5 \ 0$	
庫，			後 佔		北 大 營，			
$5 \cdot \ 6$		$1 \ 1$		$1 \ \frac{6 \ 1}{\cdot}$		2 —		
殺	人 放		火 真		是 兇！			
$3 \cdot \ 3$		$2 \ 1$		$6 \cdot \ 6$		1 —		
殺	人 放		火 真		是 兇！			
3	$\frac{3 \cdot 3}{\cdot \cdot}$		$2 \ 1$		$\frac{6 \ 1}{\cdot} \ \frac{6 \ 1}{\cdot}$		2 —	
中	國的		軍 隊		有好 幾十 萬，			
$\frac{3 \ 3}{\cdot \cdot}$	$\frac{2 \ 1}{\cdot \cdot}$		$6 \cdot \ \frac{1 \ 1}{\cdot \cdot}$		$3 \ 2$		1 —	
恭恭	敬敬		讓		出了 瀋 陽 城。			

劇 演 頭 街

漢奸末路

姚曉時

時間：一九三七年八月中

地點：上海某租界

人物：

馬老寶——四十歲

紗廠男工——念多歲

小牛皮——念五歲

女工——十幾歲

談老三——三十七歲

救護隊員——二十七歲

搬夫甲——念多歲

乙——念多歲

羣衆

演出地點：是在露天，不拘何種形式：弄堂口或馬路僻靜處，或空濶草場上，或是

老虎灶附設的小茶館門口都可以。

戲開始時：馬老寶與小牛皮談老三並着肩膀，擠着頭，且談且走地過來，模樣兒很神秘，好像怕人偷聽似的，不時回頭左右盼顧。

馬 喂，你們瞧，那邊馬路上。

小（手裏拿個衣包）他媽的，難民不少啊！

馬（冷笑）哼，這批難民呀，大多數是紗廠工人，全是昨天從楊樹浦一帶逃出來的；直到今天還沒有收留他們的地方呢！（得意地微笑）

談 嚨！這倒是個很好的機會。

馬 可不是嗎，所以你們現在混進去頂泰山，（註：滬語靠得住的意思）頂有把握；如果等他們有了收容地方，那就難了。

談 對了，而且還不容易帶他們走呢。

小 那末倒底我去還是老三去。

馬 我看……還是你們兩個人一道去，你呢，裝難民混進去，勾他們出來，老三，你就站在旁邊望風，（註：滬語守望的意思）看見難民救護隊裏的人，你馬上發鈴子，（註：流氓切口其意即打暗號）給他！

談

曉得，曉得！有我在旁邊望風，包你沒事體；（對小牛皮）你儘管放大胆子幹着，祇要不露出馬腳來，那就準不會鬧亂子的。

小

我知道。老寶，來來，我們先來商量商量，你說，我怎樣可以跟他們交口呢？

馬

嘖，這還不容易嗎！

小

他們看見我是新人，也許不相信呢？

談

（偏要插嘴）噫！你先得要跟他們打熟了，就好辦了；我告訴你，你假裝也是個紗廠工人，他們如果問你，你就瞎說是什麼廠裏逃出來的，等到打熟了，然後你再用話試試看，比方說，像這樣沒有吃，沒有住，坐在露天風吹雨打的，總不是個好辦法囉；或者，造個謠言，喂，馬老板，我看可以造個這樣的謠言，就說難民收容所是騙人，是在外面騙錢，不會收留他們這班苦人的，他們這一聽啊，一定會急起來，那你便可以趁此引他們出來了。

小

（起先不服氣，後來也不覺點頭微笑）對了，假使一害怕，這事情就成功了，祇要再用「達拉司」去引誘一下，我看這班傢伙，十有九個會上我的勾；不過祇怕是他們聽了這個謠言並不急，操他媽，那可麻煩了！

馬

你要他們急，這還不容易嗎？

小 另外有什麼方法呢？

馬 作天大世界門口，不是從中國飛機上落了兩個炸彈下來炸死了很多人嗎？這個你們可以吹牛了，你可以說，還是中國飛機看準了丟下來的，有意要炸死他們，你還可以造謠言說，今天說不定還會來丟炸彈，這一嚇，你一定可以帶他們走。

小 這恐怕會給他們觸穿吧？

馬 傻瓜，這班東西懂個鷄巴。

小 好，我就去，喂，你們看我這個樣兒，像不像難民？

馬 他媽的，難道還得在你頭上寫着「難民」兩個字才像嗎！

談 哈哈，小牛皮你真是不懂吹牛皮啦。

小 你不要單門埋怨人，你自己也得提起精神來才成啦，嘴巴用我的，眼睛得要用你的了，可別老槍（註：即鴉片烟鬼）式的沉着臉兒打瞌睡，給他們拔出苗頭，（註：流氓切口意即看出破綻）可不是玩兒的。

談 呵唷，你放心好了；其實也沒有什麼可怕的，我看難民救護隊裏這班小鬼，都是些學堂裏出來的小孩子，這班傢伙不是頂容易對付嗎？不是我談老三吹牛，

小 咱們眼睛一霎嘴一歪，就可以把他們混過去了，你還把他們放在心上。你真——
唉，不是——

馬 (急燥地) 呵，得了，得了，嚕嚇個鷄巴，快點走吧；我在那邊小茶館裏，等你們回音，把上了勾的帶來見我；可是別找上了那些老頭兒。要那些年青力壯的才有用處，還有那些——

談 (見有人走來即打斷馬的話) 哼！有人來了，喂，小牛皮我們走吧。

馬 老三，(從身邊取出個紙包) 這個帶去。

談 這是什麼？

馬 你別問，你過去把這包裏的東西，順便放進難民喝茶的那個缸裏。懂嗎？

談 (會意地微笑) 哦，知道了。

小 (和馬互相使個眼色，便跟老三走了)

(馬老實拿出香烟來，靠近牆角燃着了火，同時搬夫甲乙垂頭喪氣地上場)

馬 (突然地) 喂，

甲 (吃了一驚) 哦，馬老板。

馬 上那兒去？

甲（苦笑）那兒去，還不是空着肚子睡馬路嗎？

馬（故意地）你們家呢？

甲 家在那兒？怎麼能過去，日本兵在那兒到處亂殺人。

馬 我不是聽說你還有個老婆嗎？

甲 別提啦，前天早晨帶着我老婆，空着兩隻手逃出來，跟着很多難民一同想逃到租界上來；倒霉的，不想在路上偏偏碰到日本兵敗下來，殺不過中國兵的氣，就發在我們身上，對我們一陣亂殺，我們老婆就在大家亂逃的時候冲散了！我到處尋找，直到現在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馬 那末你現在預備怎麼辦呢？

甲 還有什麼辦法，過一天算兩個半天，弄到毫無辦法的時候，乾脆就上前線和日本兵拚了！

馬 哼哼。（冷笑）

乙 現在能够找點活幹祇要有口飯吃也就好了，偏偏連在租界上，找點小事情也難弄！

馬 要找工作，我想總可以，我這兒有很多事，正想找人幫忙呢，

乙 (大喜) 呵，馬老板，那末我也去好不好？

馬 好呀，不過隨便什麼事，我叫你怎樣做，你就得怎樣做，不能……

乙 自然囉，以前你馬老板雖然沒有找我做過，不過毛發(指甲)他是一向知道我的，我從來不偷懶？

甲 (冷冷地) 馬老板到底叫人幹什麼去呀？

馬 幫人家搬東西。

乙 在那兒呀？

馬 在虹口

乙 唔，給人家搬家嗎？

馬 不是，

甲 是不是又給人運米？

馬 嗨，不過不全是運米，另有許多別的事情。

乙 這個，運米是從虹口運到那兒呀？

馬 不是虹口運過來，是從曹家渡五角場運到虹口去。

乙 虹口還有誰家要米？

馬 你去就去，管它呢！到了那邊還有別的事情呢。

甲 （對乙）啊唐，我們走吧，

甲 我……（微搖頭，叫乙別去，乙不懂甲的意思）你不走嗎？我先走了，

馬 （恨恨地對甲）毛發，你要怎麼樣？

甲 我——我意去找我的老婆呀！（回身就奔）

馬 （厲聲）喂，慢着，

甲 幹什麼？

馬 我有話跟你說。

甲 現在就快說吧。

馬 你到那兒去找你的老婆。

甲 那邊有批難民，先過去看看再說。

馬 我想不會有的，你們不是在虹口走散的嗎？我看你就跟我到虹口去找她吧；你如果肯做工那邊有二塊錢一天，不是很可以賺點錢嗎？

甲 我不去。

馬 怎麼，你不想找工做嗎？

甲 這種事我不幹！

馬 那末運米你去不去？

甲 (搖搖頭)

馬 你不要不識時務呀，這時候不弄點錢，往後想到錢用，就沒有機會了；我倒完全爲了你想法子，我自己不過做個中間人，老實說沒有多大好處的。

甲 你的好處，我管不着，我不願幹，我不想發財，所以我不去。

馬 你不想發財？那末你以前怎麼會跟我們去運米呢？

甲 (憤怒起來) 以前，以前我不知道你們幹什麼勾當，誰知道我們搬運的糧食是買給東洋人的，我們以爲叫我們搬運米糧的，一定是位大老板，誰知道原來是個大奸商；早知是給漢奸利用了當走狗，甯可餓死也不願幹！

馬 (冷笑不止) 哼哼！甯可餓死也不幹，真的挨起餓來，恐怕沒有像這樣說的漂亮了吧？

甲 這有什麼漂亮不漂亮，現在不是已經餓着肚子嗎？哼，別瞧我人窮，志氣可並不窮，爲了錢，橫着良心去當走狗，那可不算人！

馬 (氣極) 好，很好，我瞧着你；以後你可別想在上海找工做，你如果還想在這個

碼頭上要飯吃，哼！那可不要碰着我，老實告訴你，有我馬老實在這兒，你可別想活！

甲 你不讓我活，你有什麼法寶，你可使出來。我在這兒等着瞧你；要不然，請你先瞧瞧我的顏色。

乙 毛發，你也要這樣鬚。

馬 你打算怎麼樣！（逼過去）

甲 我！我要你死，（說着搶上一步，把馬的帽子搶在手裏）這就是你當走狗的證據，阿唐你快去叫警察去。

馬 你敢，（急急摸出手槍）你們要命嗎！誰如果活的不耐煩，就去試試看！（甲乙被逼後退）你的顏色呢？拿出來呀，（此時前面難民隊裏忽然有亂哄哄的聲音，馬慌急，）快把帽子給我，（甲不肯交還，馬更逼近，）接着談老三隨着一片喊打聲逃上）

（後面羣衆聲音！抓住他！別讓他逃了，追上去啊！）

馬 （拖住談）老三怎麼了？

談 糟了，糟了，出毛病了！

(甲乘機奪馬的手槍，馬與談圖逃被甲止住)

甲 不許動，誰想逃就叫你們都死。(紗廠男女工人與羣衆上場)

女 (指談)就是他，就是他。

甲 朋友們，他也是，他是條大走狗！

衆 打呀，打死他！(擁上去)

甲 慢，朋友們，這條狗太可惡了，讓我先來講給大家聽聽，他的名字叫馬老實，是個管搬運工人的包工頭，一向在虹口匯山碼頭這些地方，替東洋人招工運貨的；近來上海有些奸商把糧食買給東洋人，也是他包運的，前幾天，他叫我們到曹家渡萬順米店裏，裝運了兩卡車米到匯山碼頭，當時我因爲不曉得，所以上了他們當；今天我在這兒碰到他，這狗又想引我去，還說什麼到虹口幫東洋人做事，有兩塊錢一天，他想用錢來引誘我們，還想威逼我，你們看可惡不可惡！現在他的手槍已經奪在我手裏了，還有他當走狗的證據，也在我手裏，現在你們大家看看，這走狗的證據(高舉起手裏的帽子，在帽子的裏層的頂上露出一紅的圓點)

女 哦，原來他們是一夥兒；這老槍也是個壞蛋，我親眼看見他，把一包藥粉偷偷

地放進那邊的茶缸裏面去。

男 好狠的心！他媽的，想毒死我們難民嗎！（把談打在地上）

衆（擁上去）打呀，打呀，打死他們啊！（此時難民救護隊員上場）

救 什麼事，喂，大家不要瞎打！

衆（亂做一堆，祇顧亂喊亂打）

救（拼命擠進人叢裏，大嚷着）大家不要打，聽我講話，喂！不要亂！（把大家攔住了）諸位，我們先應該問問明白！

男（不服氣）已經很明白了，確實是漢奸，還問什麼！

救 不，不對，既然知道確實是漢奸，那就更該應問得詳細一點；因為這班漢奸，決不就是這一兩個，他們一定還有許多同黨，而且或許會有漢奸的機關，假使你們馬上把他打死了，那末什麼也問不出來了！所以現在既然抓住漢奸，必須叫他招出來，他們的同黨，他們的機關，後然我們可以一網把他們打盡。

衆 對哪，叫他們招出來！

男 快點招出來。

談 我——我是不知的。

女 他是下毒藥的。

甲 他們是一夥；他是招工的工頭，一個大漢奸！他一定知道。

救 叫他先講，他們的同黨在什麼地方？

男 講，快說！不說嗎？不說老子就打死你！（說着就打）

馬 啊呀！別！別打呀，我說我說。

救 讓他說：你的同黨呢？

馬 就祇曉得一個。

救 到那兒去了？

馬 他混在那邊難民裏面。

女 混在難民裏邊幹什麼？

甲 不是招工，定是下毒藥！

談 是不是招工！

男 （猛然大悟）啊呀！

救 諸位別吵我還有話說，（衆漸靜）諸位，請鎮定一點，聽我幾句話，我們前線的勇士們，整天整夜的在跟敵人拚命；我們後方的民衆幫助政府來偵查奸商，制

衆救

裁漢奸，本是應盡的義務；但是，諸位，我們不能這樣瞎幹，這樣的亂打是沒有用的，我剛才已經說過，漢奸走狗決不會祇有這一二個人，他們有同黨，有機關，所以我們要一網打盡它；不過這樣還是不夠的，我們應該更退一步的想想，爲什麼一樣是中國人有的會變成漢奸呢？能夠明白了這一層，那才能夠找到清除漢奸的最根本辦法，但是要做到這一點那必須要發揮我們民衆與政府共同的力量，我們大家必先組織起來，有計劃，有指揮的去幹；才能使漢奸走狗無機可乘。假使你們這樣祇曉得拳頭痛快，那有時候甚至於錯打了打人，這就反而給敵人笑話了！

對的，我們要組織起來，打倒漢奸，

諸位，但是我們也不必大家全去打漢奸，我們可做的事情多着呢？你們瞧，那邊馬路旁邊不是有很多難民嗎？但是諸位，這還不算多，還有幾千幾萬像這樣露宿在馬路旁弄堂裏或是流浪在街頭，掙扎在敵人手裏，受難的同胞，這不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嗎？這些同胞不是很可能受敵人的利用嗎？諸位，剛才就是個很好的教訓，假使我們的避難同胞，也有組織，有訓練的話，那末剛才混在裏面招工的那個漢奸，一定逃不了，大家也決不會弄得亂哄；所以我希望諸位

趕快的組織起來，每人就近自己的職業，環境，技能，找一項後方工作來訓練自己；那末我們民衆才能和前線將士們連成一氣，才能應付中華民族的生死關頭能爭取我們才最後的勝利！

先生我不願意在這裏當難民，白吃飯不做事，我願意帮助大家做事情！

女 我要去跟敵人拚命，請你把我送到前線去！

衆 把我們組織起來，我們大家要工作！

救 諸君，請你們靜靜，你們要知道，這兒是租界，在租界上是不許我們開會演講的，現在我們再不能多講了；諸位既然都願意組織起來，那就請各自去加入別的團體，或是自動的組織起來，現在把漢奸交給巡捕，移解到公安局去辦理，大家快走開吧，（飛機聲）諸位，敵人的飛機又在我們頭上了！我們別集在一起，大家各自散開！

新的「一致」

王鐵民

若干年前南國社經無錫時倉卒中寫了一個有點象徵意味的短劇「一致」，因為舞台效果頗好，曾在各地多次上演，八一三事變後劇本需要加大，即有改編此劇者。王鐵民君此本亦其一種。簡單明瞭亦不甚瑣瑣，頗合街頭劇出演之用。

——審品——

日寇：（嘆氣）啊……

漢奸：（體貼的望望他）？

日寇：（嘆氣）啊……

漢奸：（小心的）日本老爺，您爲何發愁呢？

日寇：（嘆氣）我憂慮！我憂慮！

漢奸：日本老爺，像您老人家這樣，也會憂慮麼？您想，大日本皇軍所到的地方，

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眼看着，中國整個的土地，都給拿過來啦，您老人家應當快活！

日寇：你那裏曉得 我們雖然節節勝利，雖然奪取了中國的土地八九省，殺死中國

的百姓千千萬萬，但是，但是，他們還是不屈膝，還是不投降。這真叫我憂慮。

漢奸：日本老爺，您放心好啦。他們不久就會明白過來，同我一樣的服務您老人家了。

日寇：哼！有幾個像你這樣的好孩子。他們簡直像不懂事的野獸，他們用焦土來回答我們的侵畧，叫我們到處所得的是焦土，焦土！他們用死來同我的新式武器拚，叫我到處所見的是死屍，死屍！

漢奸：他們當然是拚不過的，您老人家沒有看見這兒的老百姓麼，他們是多樣的柔順。

日寇：柔順？我看是表面的柔順，他們從骨子裏就有點瞧不起我們。

漢奸：我已經勸導過他們，他們都是非常尊敬大日本皇軍的。他們很明白，他們是窮百姓，皇軍不會爲難他們的。

日寇：哼，這般窮百姓，真可惡，死守住他們的破屋子裏，難道我們身軍還會奪取那些破房子？他們簡直瞧不起大日本皇軍。昨天，我們大日本皇軍從這城的西北角上經過，看見一個青年男子同一個青年女子，兩個人，坐在門檻上，談着

，笑着，彷彿沒有看見我們大日本皇軍似的。

漢奸：可惱，可惱。我們中國的青年人，不但應當尊敬大日本皇軍，而且還有爲大日本皇軍服役的義務。

日寇：對啊！他們應當爲我們做些事情。那青年男子應當爲我們工作，那青年女子

，應當……應當來慰勞慰勞我們啊！

漢奸：大日本老爺，您不是不愉快麼？我去抓那個青年女子來慰勞慰勞您？

日奸：好！

（漢奸下）

日寇：我要解除我的憂慮。需要中國女人來慰勞我。

（漢奸拖青年女子上交於日寇手，女人掙扎。）

日寇：阿！（怒叱聲）

漢奸：年輕的姑娘，你想清楚一點吧。

日寇：好可惡的女人，你知道，你們中國女人，都應當來慰勞我們的。

（女人仍掙扎，被日寇踏在脚下的女人呻吟，青年男子上）

青年男子：老爺，她……她是我的老婆。

漢奸：滾開！你知道，我們中國女人都應當來慰勞大日本皇軍的。不但女人，就是

男人，也應當替大日本皇軍服務。

青年男子：不能。不能。她是我的老婆。（向日寇）給我的女人，給我的老婆。（跑

向前奪女人。被漢奸用槍打死了。）

日寇：不懂道理的中國狗百姓！

（「吼」聲忽起，日寇與漢奸疑惑的回顧。）

（「吼」聲又起，日寇與漢奸疑懼的回顧）

日寇：這是什麼聲音？好像是從地下面發出來的聲音。

（「吼」聲復起，日寇與漢奸恐慌的回顧，漢奸跑下。繼上。）

漢奸：報告大日本老爺，這是成千成萬的中國老百姓怒吼的聲音。

（「吼」聲繼起）

日寇：命令他們，不許他們鬧。

漢奸：（向下）下面聽着。大日本皇軍命令你們不許鬧。

（吼聲更大）

日寇：你問問他們，願活，還是要死！

（吼聲益大，領袖率民衆上。）

漢奸：大日本皇軍命令你們不許鬧！

（領袖及衆向漢奸吼）

漢奸：你們願活；還是要死？

領袖：我們願活。但是我們願意爲爭取自由而死。

日寇：先把他給我抓起來！

（漢奸向領袖舉槍，領袖怒吼，把漢奸的槍震落）

領袖：打死你這漢奸！

羣衆：打死漢奸！

（羣衆及領袖把漢奸打倒）

日寇：你們真大胆，胆敢在我的面前示威。

領袖：你大胆！胆敢在中國的領土上蹂躪我們中國的百姓。

日寇：你要曉得，你們已經是亡國奴了。

領袖：你也要曉得，我們中華民族的男女已經覺悟了。我們不要作亡國奴了！

日寇：難道你就不曉得大日本皇軍的力量麼？

街頭演劇

領袖：同你不曉得中國老百姓的力量一樣。

日寇：我有大！砲

領袖：我們不怕死！

日寇：我有飛機炸彈！

領袖：我們不怕死！

日寇：我有毒瓦斯！

羣衆：我們不怕死！

（領袖領導羣衆把日寇從寶座上推倒下來了。）

領袖：起來啊，不願作亡國奴的中國人。

羣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也可全場高亢收歎）

——幕下——

街頭演劇

實價國幣二角五分

作者 沈西苓等

發行者 國防戲劇研究會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版

82
34114
(2)

